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父 與 子

(二)

屠格涅夫著 陳西滢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119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子 與 父

(二)

譯澧西陳 著夫涅格屠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分類	15-171
編號	15-171
來源	

刊書

著名界世譯漢





司法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1

登錄號 34177 v.2



# 父與子

## 十四

幾天後省長那裏的跳舞會舉行了。瑪德微是這一個會裏的主要的脚色。那個貴族代表見了無論什麼人都大聲的說要不是爲了瑪德微，他是不來的；省長呢，就是在跳舞會中，雖然立停了一動也不動，還是連續不斷的下命令。瑪德微的極端和藹的態度，只有他自己的極端尊嚴可以比得上。他對什麼人都很慇懃，不過對有些人帶一點輕慢的意味罷了；至若在太太小姐們跟前，他滿是笑容和禮數，完全像一個法國式的紳士；而且時時刻刻發出一陣嘹亮的笑聲，那是與一個要人的身分很相稱的。他拍一拍阿卡提的背，大聲的叫他『老姪！』對於穿了一身舊晚服的巴扎洛夫，他的眼光若有所思的，俯就的，從眼角上往他臉上掃過了一下，嘴裏吐了一句含糊的客氣話，只聽得出『我』同『很』兩個字；他伸出一個手指給西脫尼各夫，對他笑了一笑，可是笑的時候，他的臉



已經望到別處去了；就是對帶一對髒手套，沒有穿擴開的硬襯裙，頭髮上戴一隻極樂鳥的庫克與夫人他還說了一聲“enchante!”。●到會的人很多，跳舞的也不少；文人大都擠在牆邊，武官卻跳舞得很勤，特別是有一位，在巴黎住過六星期，學會了種種大膽的咒罵聲音，如“Zut!”“Ah, fichtirrel!”“Pst, pst, mon bibi,”這些聲音他說得很完善，是純粹的巴黎調。同時他又把“Si j'aurais”當作“si j'avais”用，把“absolument”當『一定』用，換一句話，他說的是大俄羅斯式的法國話，那是法國人常常聽了好笑的，要是他覺得用不着恭維我們，說我們所講的法國話簡直像天上的安琪兒一樣——“Comme des anges!”

我們知道阿卡提不擅長跳舞；巴扎洛夫卻簡直不會跳舞；所以他們兩人站在一個角子裏；西脫尼各夫也加入了他們的團體。他臉上表示一種輕蔑的冷笑，口裏發揮着他的惡毒的批評，傲然四顧，似乎着實愉快。忽然他臉色一變，回身向阿卡提似乎很侷促的說：『渥淀竹夫夫人來了！』

阿卡提抬頭望去，瞧見一個穿一身黑衣的高身材的女子站在跳舞場的門口。她那姿態的端莊引起了他的注意。她那對光潔的手臂很美麗的垂在修碩的身畔；幾枝佛香花隨着她光澤的頭



髮直垂到瘦削的肩頭；在一個微微凸出的白額底下，露出一雙清瑩的眼，靜悄悄的——只是靜悄悄的，不是愁脈脈的——明慧玲瓏的望着人；嘴唇上略帶着笑容。她的臉似乎表示一種優美溫柔的力量。

『你認識她嗎？』阿卡提問西脫尼各夫。

『最熟不過了。你要不要我替你介紹？』

『很好……等這一次的跳舞跳完了再去。』

巴扎洛夫也對於渥淀竹夫夫人發生了注意。

『這身材很不平常，』他說。『與其餘的女人全都不一樣。』

跳舞一停，西脫尼各夫就領阿卡提到渥淀竹夫夫人那裏去；可是他似乎與她並不相熟，他說話時侷促得連話都說不上來了，她很驚異的望着他。可是她聽見了阿卡提的姓字，她臉上露出高興的神色來。她問他是不是尼古拉彼得洛維區的兒子。

『是的。』





『我與令尊會見過兩次；也常聽人談起他，』她接着說：『今天與你認識，很是高興。』這時候一個副官跑來，邀她同舞一次，她答應了。

『那麼你也跳舞的了？』阿卡提很恭敬的問。

『是的。幹麼你以為我不跳舞？你覺得我太老了嗎？』

『這是那裏的話……那麼你也可以賞臉同我跳一會墨慈嘉舞嗎？』

渥淀竹夫夫人很和藹的笑了一笑：『好吧，』她說着望了他一眼，眼光所表示的不能說是高傲的神氣，卻像一個出了嫁的姊姊對着一個年紀很輕很輕的兄弟的模樣。渥淀竹夫夫人比阿卡提大不了幾歲——她剛二十九歲——可是在她的面前。他覺得自己是個學童，是個小學生，所以她們的年齡好像相差了好些似的。瑪德帶着他的偉大的態度和甜密的言語走近來了。阿卡提退在一邊，可是依舊在望着她；在下一場四人組舞時，他眼睛沒有離開過她的身子。她同她的舞伴談話像同那位要人說話時一樣，神氣非常的自然，輕輕的動她的頭和眼，輕輕的笑了兩次。不錯，她的鼻子，像大多數的俄國人一樣，是太大了一些；她的臉皮也不純粹的潔白；可是阿卡提的結論還



是，他從沒有遇見過這樣可愛的一個女子。她的聲音不絕的在他耳朵裏響着；就是她身上的衣服  
的摺痕也似乎與其餘的人不同似的，好像更風流些，勻整些；她的舉動也特別的平穩自然。

可是墨慈嘉舞的音樂奏起來了，阿卡提的心裏忽然害怕起來，他坐在他舞伴的身傍，預備同  
她談話，可是只是用手摸他的頭髮，想不起一句話來說。可是他的害怕和慌張並沒有延長多久；因  
爲渥淀竹夫夫人的靜寧也傳染給他了；不到一刻鐘後，他就很自由的談講他的父親，他的大伯，他  
在彼得堡和在鄉間的生活給她聽了。她聽着他的話，現出客氣的注意，微微的開着關着她的扇子。  
只在有人來邀她去跳舞的時候他纔停嘴；西脫尼各夫就來了兩次。她回來又坐在原處拿起她的  
扇子來，她的胸也並不跳盪得快些；阿卡提又談說起來，覺得坐在她近傍，同她談話，看着她的眼，她  
的美麗的前額，她那可愛的，優雅的，聰穎的臉，便全身充滿了幸福。她的話不多，可是她的言語流露  
出來她對於生活的知識；聽了她的有些話，阿卡提便推想到這個年輕女子已經感覺過，思想過許  
多東西了。

她問他道：『西脫尼各夫君領你到這裏來的以前，同你站在一塊兒的那位是誰？』



阿卡提反轉問道：『你也瞧見他了嗎？他的臉很英俊，對不對？他是我的朋友，巴扎洛夫。』

於是他就談起他的這位朋友來，他談得這樣的詳細，這樣的踴躍，不由得使渥淀竹夫夫人回過頭去細細的打量了他一會。不一會，墨慈嘉舞便快完了。阿卡提很捨不得與他的伴侶分手：他同她過了一小時非常愉快的時光！固然，他自始至終都覺得她是在遷就他，好像他應當感激她纔對似的……可是少年人的心是不讓這樣的一種感覺壓下去的。

樂聲止了。『Merci！』渥淀竹夫夫人說，一面立起身來。『你答應了去看我的。請你把你的朋友也帶去。我很想見一見這位有膽量敢於什麼都不相信的人。』

省長走到渥淀竹夫夫人跟前說，晚餐已預備好了，說着，帶着煩憂的神氣，伸出他的手臂來扶她。她走的時候，回過身來給阿卡提最後的一笑和一點頭。他深深的鞠了一躬，眼望着她的後形。從他看來，她那穿着閃出銀灰色光線來的黑綢子衣的體態是多麼窈窕啊！他想到：『這時候她早已忘了我的存在了吧，』同時一陣美妙的虛心侵進了他的心中。

他回到巴扎洛夫站的那角子裏，巴扎洛夫便問他道：『怎樣？有意思嗎？一個人剛纔告訴我說，



這位太太是——唔，唔，唔；可是，我覺得這個人是個傻瓜。你以為她是怎樣！真的，唔，唔，唔麼？」

「我不懂得這話是什麼意思，」阿卡提回答。

「唷！多天真爛漫啊！」

「那麼，我不懂你的那位先生。渥淀竹夫夫人是很可愛，那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她的態度那樣的冷，那麼的嚴肅……」

「靜止的水……你知道！」巴扎洛夫打斷他的話說。「你說她很冷。味兒也許正在這裏面。我想你也喜歡冰淇淋的吧？」

「也許的，」阿卡提含糊的說。「我可不敢下判語。她要認識你，叫我帶你去看她。」

「我想得到你是怎樣的把我形容出來的！可是你辦得很好。領我去就是了。不管她是什麼，只是一省的大人物也好，「解放」得像那個庫克與女人一樣也好，至少她的一對肩膀是我多少時來沒有見過的。」

阿卡提聽了巴扎洛夫的冷言冷語很是不樂，他就埋怨起他來，可是，像世間的常事，他埋怨的



卻不是他不滿意於他的地方……

『爲什麼你不願意承認女子有思想的自由呢？』他低低的問。

『因爲，老弟，據我的觀察看來，女子裏面只有些怪物纔有自由的思想。』

到這裏他們的談話便完了。吃過晚餐，這兩個少年便都走了。他們走的時候，庫克興夫人發出一種神經質的，惡毒的，可是怯生生的笑聲：她的虛榮心受了一條深深的創傷，因爲這一晚他們倆誰也沒有去理會她。她在跳舞場上待的時候比誰也久些，早晨四點鐘左右，她還同西脫尼各夫跳了一套巴黎式的波爾嘉墨慈嘉舞。在這一個有益身心的洋洋大觀之下，省長的跳舞會便告結束了。

●法文的客套語『心醉極了，』卽『幸會』之意。

●法文：『謝謝。』

●英諺云：『靜止的水深深的流，』說人不可以貌相也。俄諺：『靜止的水中藏着魔鬼，』也是此意。



# 十五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我們這位新交是那類的哺乳動物，』巴扎洛夫第二天同阿卡提到了渥淀竹夫夫人所住的旅館走上樓梯時說。『我嗅着空氣裏有些毛病。』

『這真是想不到的！』阿卡提嚷道。『怎麼？你，你，巴扎洛夫也守着狹隘的道德觀念……』

『你怎麼這樣糊塗！』巴扎洛夫隨便的說。『你難道不知道，在我輩口中，「有些毛病」就是「沒有毛病」的別名。這是說，這裏有好處可圖。你不是今天自己告訴我說，她的結婚是很怪的嗎？雖然，自我看來，嫁一個有錢的老頭兒並沒有什麼可怪，而且是極有見識的舉動。我不信這城裏人的閒言閒語；可是我願意相信它是，用我們這位文雅的省長的話來說，「事出有因」的。』

阿卡提並不答話，便敲起門來。一個年輕的，穿制服的僕人領他們進一間寬大的屋子，裏面的陳設，像所有俄國旅館裏的房屋一樣，是非常的壞，可是這裏卻放滿了鮮花。不一會渥淀竹夫夫人便進來了，穿着一件樸素的晨衣。在春光裏，她似乎看着更年輕了。阿卡提給巴扎洛夫介紹過了，覺



得暗暗的奇怪，怎樣巴扎洛夫居然好像有些侷促，渥淀竹夫夫人卻同昨晚一樣的非常的安靜。巴扎洛夫也覺到自己的侷促，因此同自己生起氣來了。『什麼話！居然怕起女人來了！』他心中想；一面差不多像西脫尼各夫那樣的躺在一張安樂椅裏，裝出十二分安嫻的大談起來，渥淀竹夫夫人的那對清瑩的眼牢牢的釘在他身上。

安娜蘇其芙娜渥淀竹夫的父親是蘇其伊尼古拉維區陸克推夫，一個有名的美男子，賭鬼，投機事業家。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了十五年的風頭，結果把產業賭完了，不得不搬到鄉下去住，不久便死了，留下一份極小的產業給他的兩個女兒，二十歲的安娜，和十二歲的凱的亞。她們的母親是衰落了的且公爵家的女兒，在她丈夫全盛的時期便死去了。所以安娜在她父親死後，她的地位是很艱難的。她在彼得堡所受的出色的教育並沒有預備她去管理瑣屑的家庭雜務——去過無聊的鄉村歲月。在那地方，她簡直一個人也不認識，簡直沒有一個可以請教的人。她父親生時故意避免與地方上人有什麼交際；他瞧不起他們，他們也瞧不起他，各有各的理由。可是她並不慌張，即刻寫信給她的母親的姊妹阿芙獨的亞司的拜拿芙娜且公爵夫人，一個驕倨惡毒的老女人，她到



的一天，便把幾間最舒服的房屋佔領了，從朝到晚不是罵人便是訴苦，就是到園子裏去走一趟也  
得有她的那個唯一的農奴跟着，那是一個穿着一身破爛的藍色沿邊的黃灰色制服，戴一頂三角  
帽的臉色陰鬱的從僕。安娜耐心的忍受着她姨母的種種怪脾氣，自己監督着她妹妹的教育，好像  
已經死了心預備在鄉間住一輩子了……可是命運卻不讓她這樣。有一個渥淀竹夫是四十六歲  
的大富翁，性質很古怪的憂鬱病者，雖然肥重粗獷，卻並不蠢笨，性情也不壞，偶然瞧見了她，便愛上  
了她，向她求婚。她答應了嫁他，同他過活了六年，他死時把所有的產業都遺下來給了她。他去世後，  
安娜在鄉間住了一年；同她的妹妹到外國遊歷去了，可是只到了德國，她便覺得厭倦旅行了，回到  
她心愛的尼各爾司郭莊，那是離X城有四十俄里的模樣。她在那裏有一所極莊麗的房子，陳設得  
極精緻，一座美麗的園子，裏面還有玻璃的暖房；她那個去世的丈夫在享用方面是不省錢的。安娜  
不大進城，差不多總是有事纔去，就去了也不住好久。省裏的縉紳們不喜歡她，她同渥淀竹夫結婚  
惹起了許多攻擊；他們又造了種種不堪流言，說她幫着她父親在打牌賭錢時玩花樣，說她到外國  
去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她不得不到那裏去掩飾掉一種不幸的結果哪。……『你懂得了吧？』



那位生氣的流言散佈者最後說。又有些人說：『她是水裏火裏都經歷過了的呢；』在這句話後面，省城裏著名說俏皮話的人常常加一句道：『其餘的兩行也經歷過了罷？』◎這些話都傳到她耳朵裏去；她卻只當它是耳旁風；因為她的性格是獨立的，堅定的。

渥淀竹夫夫人靠在安樂椅裏，交叉着手聽巴扎洛夫的談論。他也一反平常的習慣，說話說得很多，而且很明顯的想引起聽話的人的興趣來，這也是使阿卡提覺得詫異的。他可說不準巴扎洛夫達到目的沒有。在安娜的臉上，很難看出來她心中是什麼印像；始終是那付文雅的彬彬有禮的表情；她那雙美麗的眼睛映出注意的光線來，可是只是平靜無波的注意。巴扎洛夫的粗野的舉止，好像一種怪味兒，或是怪聲音似的，最初給她一種不好的印像；可是她立刻就明白他是在她面前有些侷促不安，反而覺得有些得意了。她厭惡的只有庸俗，庸俗二字卻誰也不能加在巴扎洛夫的身上的。這一天阿卡提正是觸目都是可驚可異的事物。他以為巴扎洛夫對渥淀竹夫夫人那樣的一個聰明女子，一定要談他的思想，他的意見了；她不是自己表示一種願望，要聽那位『有膽量敢於什麼都不相信』的人的言論嗎？可是巴扎洛夫卻偏不談他的思想，只是談論醫學，類似病



治療法，和植物學。他們發見渥淀竹夫夫人的寂寞生活並沒有虛度了：她很讀過幾本大著作，說的話也是極好的俄國話。她把話題轉到音樂上去，可是看見巴扎洛夫不承認有藝術，她又輕輕的說回到植物學來，雖然阿卡提已經開始討論民族歌調的意義了。渥淀竹夫只當阿卡提是一個小弟；她顯明的很賞識他的好脾氣和少年真率的性格——這就完了。這一席話談了三點多鐘，很興奮的，無拘束的談了不少的問題。

這兩個朋友末了起身告辭。安娜很親熱的望着他們，伸出她的美麗白淨的手來同他們握手，思量了一會兒之後，她帶了遲疑的微笑道：『要是你們不怕厭倦，先生們，請到我的尼各爾司郭莊來玩幾天。』

『喔，安娜，蘇其芙娜，』阿卡提叫道：『我看這是無上的幸福……』

『你呢，巴扎洛夫先生？』

巴扎洛夫只鞠了一躬，可是阿卡提又覺到了末一件使他驚異的事，那是他覺察到他的朋友臉紅起來了。



『怎樣？』他們到了街上他開口說；『你是不是還是從前的意見，說她是……唔，唔，唔呢？』

『誰知道！你瞧見她是多麼冷冰冰的！』巴扎洛夫回嘴說。停了一會，他又接着說道：『她是一位公爵夫人，一位皇后。她只少衣服後面的長裾和頭上的皇冕了。』

『我們的公爵夫人不見得能說她那樣的俄文吧。』阿卡提說。

『她是嘗過人生的苦藥滋味的，老弟，她是吃過我們的麵包的。』

『無論如何，她是多麼可愛！』

『不如說，多麼豐富的身體吧？』巴扎洛夫說，『正好陳列在解剖室裏的試驗桌上。』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這真是太不像話了。』

『你也用不着生氣啊，你這小寶寶。我只是說她是第一流的罷了。我們必須到她家去。』

『什麼時候去？』

『唔，說是後天吧。我們在這裏有什麼事做！同庫克與夫人去喝香檳嗎？聽你那位令親，自由黨

的要人的談話嗎……不如後天就走吧。並且，我父親的小房子離那裏也不遠。尼各爾司郭莊是在



去……的大路上，不是嗎？」

『是的。』

『Optimel』<sup>④</sup> 那麼不用遲疑了：只有傻子和聰明人纔遲疑。她的身體，我又得說，是很豐富的！

三天以後，這兩位朋友便坐了車向尼各爾司郭去。天氣很好，也不太熱，肥滑的馬跑得很快，輕輕的搖動着它們編了辮子的尾巴。阿卡提望着路上，自己也不知爲什麼，笑將起來了。

『給我道喜吧，』巴扎洛夫忽然說道：『今天是六月二十二，是我的護身天神的日子。看他怎樣的看護我吧。家裏今天在等我回去呢。』他低下聲來說……『讓他們等吧……有什麼要緊！』

①意思是說她有外遇，避到國外去生產。

②歐洲古代以水火風土爲四行。

③俄國貴族，在那時平常都說法國話，所以反不能說流利的本國語。

④拉丁文：「妙極！」



## 十六

安娜住的莊子座落在一個開曠的山坡上，附近有一所白柱綠頂的黃石教堂。這教堂大門的上面有一幅意大利風的『基督復活』的壁畫。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肥碩的軍士，戴着頭盔，蹲在前面，他的輪廓非常的圓潤。教堂後面，長長的迤延着兩行村子，茅草的屋頂上面豎着七七八八的煙囪。莊子的房屋也與教堂同一格式的，就是我們稱爲亞歷山大式的樣子；這屋子也是黃的牆，綠的瓦，白的柱子，前面的三角破風上有一個宗譜紋章的圖案。●省城建築師建造這兩所屋子時，曾經大受渥淀竹夫先生的讚許，因爲渥淀竹夫自己說，他是不耐煩那些任意爲之的無聊的新花樣的。房子的兩傍都是些古園的喬木；大門外夾道都是剪平的杉樹。

兩個穿制服的健僕在前廳接着這對朋友；一個人便立刻跑去找管家。那位管家，一個穿了黑禮服的胖子，立刻就出來了，領這兩位客人上一條鋪着地毯的樓梯，到一間特別的屋子，裏面已經放好兩張床，和各種應用的梳洗品。顯而易見的，這一家的秩序是很好的；什麼東西都乾淨得利害，



到處都有一股沁人肺腑的香氣，好像大臣們接客的地方，

『安娜蘇其芙娜請兩位半點鐘後下去相見，』這管家說；『現在有什麼吩咐沒有？』

『沒有什麼要吩咐的，』巴扎洛夫回答；『除了麻煩你送一杯燒酒上來。』

『是，先生，』管家說，面上微微露出奇異的神色，便退出去了，皮鞋一路吱喳吱喳的響。

『多麼 grand genre』巴扎洛夫說。『我想你們那派人是這樣說的吧？一言以蔽之，她是一個大公夫人，就完了。』

『一個出色的大公夫人，』阿卡提回嘴說，她在第一次見面，便邀了你我這兩位大貴族來住幾天。』

『尤其是在下，一個未來的醫生，一個醫生的兒子，一個鄉村教堂役工的孫子……我想，你知道我是教堂役工的孫子吧？像司伯蘭司基一樣，』巴扎洛夫停了一下接着說，捲起他的嘴唇來。『至少，這位太太，她是很愛舒服的，你說對不對？我們還得穿起晚服來吧？』

阿卡提只抬一抬他的肩……可是他也覺得有些不安。



半點鐘後，巴扎洛夫和阿卡提一同走進客廳去。這是間高大寬敞的屋子，陳設很是奢華，卻沒有何種特殊的風味。笨重鉅值的器具都是渥淀竹夫托他的朋友，一個賣酒商人，從莫斯科置備的。中間的一張沙發上掛着一個皺皮的，淡黃頭髮的男子的相片——彷彿在那裏惡狠狠的望着來客。『一定是他了，』巴扎洛夫低聲的說，翹了一翹鼻子又接着道：『我們逃走吧？』

可是這時女主人進來了。她穿了一身淺顏色薄紗衣，頭髮很光澤的刷到耳後，使她那純潔鮮豔的臉上添了少女的容光。

『謝謝你們沒有失約，』她說。『你們得在這裏多住幾天；這裏實在還不壞。我要介紹你們給舍妹；她的鋼琴彈得不差。這個你是全不在乎的，巴扎洛夫先生；可是你，柯薩諾夫先生，我知道是喜歡音樂的。除了我的妹妹，還有一個年老的姨媽住在這裏；還有一位隣舍有時來打牌玩。我們的交遊就盡於此了。現在先請坐下吧。』

這一篇短短的話，渥淀竹夫夫人說得特別的清晰，好像她是背熟了似的；她接着同阿卡提談起話來。他發見了她的母親是認識阿卡提的母親的，而且他的母親與尼古拉發生戀愛時，她的母



親成了她的體己人。阿卡提便很熱心的談起他的母親來；巴扎洛夫卻在溜覽着畫片本子。他心中思想道：『我成了多麼馴良的一個人了！』

一條美麗的獵狗，頸上帶一藍圈，脚光搭搭的叩着地板，跑進屋子裏來了，後面跟着一位十八歲的女郎，黑頭髮，淺褐色皮膚，圓圓的討人喜歡的臉，小小的烏眼睛，手裏提着一籃子的花。

『這是舍妹凱的亞，』渥淀竹夫夫人把頭點一下說。凱的亞略略行一個禮，坐在她姊姊身傍，整理她的花。那條獵狗，名字叫斐斐，輪流的跑到兩個客人面前，搖動着尾巴，把它的涼鼻子擱在他們的手上。

『這都是你自己採的嗎？』渥淀竹夫夫人說。

『是的，』凱的亞回答。

『姨母來不來喝茶？』

『來的。』

凱的亞說話時，她的笑容又開朗又怯生生的，很是可愛，她抬起眼來望着她姊姊，露出又正經



又頑皮的樣子。她的一切都表示青春的發端；她的聲音，她臉上的毫毛，玫瑰色的手，酒渦似的白手心，狹窄的雙肩。她不止的臉紅，不止的喘不過氣來。

渥淀竹夫夫人轉身向巴扎洛夫道：『你在那裏看畫片，想來是做客吧，伊符勤尼乏西里區。它們不能使你感到興趣的。你還是坐近我們來，辯論一個什麼問題吧。』

巴扎洛夫走近了些。他說：『我們來辯論什麼呢？』

『隨你高興就是了。可是我先得警告你，我是一個非常好辯的人。』

『你？』

『是的。你似乎覺得奇怪。爲什麼？』

『因爲，從我的觀察來推斷，你的性情是冷淡平靜的，一個好辯的人卻必須得有熱烈的衝動。』

『怎麼你在這短短的時期內便明瞭我的性格了？第一樣，我性子很急，人又固執。問凱的亞我是不是這樣。第二樣，我是常常發生衝動的。』



巴扎洛夫看了她一眼，他說：『也許的。你自己應當知道得頂清楚。你既然要辯論，就請吧。我剛在你的畫片本子裏看了些薩克遜瑞士<sup>②</sup>的風景，你說那不能使我感到興趣。你說這話，因為你以為我沒有美術的觀念——這我實在是沒有。可是這些畫片也許可以從地質學的觀點上引起我的注意——譬如說，從山嶽的岩層構造的那個觀點。』

『對不起，一個地質學者就得十九先去找書籍，找專著，不見得去找圖畫了。』

『不一定吧。書上用十頁說明的東西，看一張圖畫便立刻明白了。』

安娜有一會沒作聲。

『你真是一點藝術觀念都沒有的嗎？』她又說，把手肘按在桌上，這樣一來她的臉與巴扎洛夫的臉湊得很近了。『沒有它，你怎樣過日子的呢？』

『我倒先要請教：藝術觀念有什麼用處？』

『至少使人知道怎樣的去了解，去研究人類。』

巴扎洛夫笑將起來：『一來呢，生活的經驗就可以做到這一層；二來呢，我得對你說，研究一個



個的人是白費功夫。所有的人類，不論心靈或身體，說是相像的。我們每人都有一付同樣的腦子，同樣的脾臟，同樣的心，同樣的肺；就是所謂道德的質素也是一樣的；那些細微的變異是不足輕重的。只要有一個人做樣子，我們便可以評判所有的人類了。人是像林子裏的樹木；沒有一個植物學家會想去把一棵棵的樺樹分別研究的吧。」

凱的亞在慢慢的配起一朵朵的花來，這時驚異的抬起頭來望一望巴扎洛夫，正與他的銳利的隨便的眼光打個對照，不由得連耳根都紅起來了。安娜搖了搖頭。

『林子裏的樹木？』她說，『那麼在你看來，聰明人和笨人，好人和壞人，是沒有分別的了？』

『有分別的，好像一個健康的人和一個病人中間的分別。一個生肺病的人的肺部是和你我的肺部的情形不同的，雖然它們的構造是一樣的。身體上的疾病是怎樣來的，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至於道德上的疾病，它們是從不良的教育，從人們自小便頭腦裏裝滿了種種的胡說，從不健全的社會狀態來的。一言以蔽之，改造社會，道德上的疾病也就去掉了。』

巴扎洛夫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神氣好像是在對自己說：『信不信由你，在我都一樣！』他慢慢



的用長手指摸他的鬍子，他的眼不止的在屋子裏打轉。

『那麼你以為，』安娜道，『社會一經改造之後，便沒有笨人或是惡人了？』

『至少，在正當組織的社會中，一個人的智慧善惡都沒有關係了。』

『我懂了。所有的人的脾胃都成了一樣的了。』

『對啦，太太。』

渥淀竹夫夫人向阿卡提道：『你是什麼意思呢，阿卡提尼古拉維區？』

『我贊成伊符勤尼的話，』他回答。

凱的亞低着頭抬起眼來望了他一下。

『你們使我驚異，先生們，』渥淀竹夫夫人說。『可是我們等一會再討論。現在我聽見我姨媽

在走來喝茶了；我們饒了她的耳朵吧。』

安娜的姨媽，且公爵夫人，是一個瘦小的老女人，她的一張乾癟的臉，收縮得像拳頭那麼大，一雙狠毒的眼睛從假髮底下凝視着人，她走進來，差不多沒有與客人行禮，便一屁股坐在一張寬敞



的天鵝絨的安樂椅上去了，這張椅子是只有她一個人可以用的。凱的亞給她放了一個足凳墊在脚下，那老女人也不謝一聲，連眼都不望她一下，只有她的手在黃色的圍巾下顫動着，那條圍巾差不多把她的瘦弱的身子整個兒蓋住了。她喜歡黃色；連她的帽子都也緣了淺黃色的邊。

『你睡得好嗎，姨媽？』渥淀竹夫夫人提高聲音問。

『那隻狗又在這裏了！』老太太喃喃的說，瞧見斐斐遲遲疑疑的向她方面走了兩步，她叫道：『去去！』

凱的亞叫開斐斐，給他開了門。

斐斐只道帶它散步去，很高興的往外跑，可是它發見自己被關在門外，使用爪子爬着門哀號起來。公爵夫人皺了眉頭。凱的亞預備走出去……

『我想茶點預備好了吧？』渥淀竹夫夫人說。『來吧，先生們。姨媽，喝茶去吧？』

公爵夫人一言不發的從椅子上立起身來，第一個走出客廳去了。他們跟了她走進飯廳。一個穿制服的家僮從桌底下軋軋的拉出一張放了好些坐墊的安樂椅來，這椅子也是專給公爵夫人



用的，她便坐下去了。凱的亞斟茶，給她姨母第一杯，杯上有一個宗譜紋章的圖樣。老太太放些蜂蜜在她杯裏（她覺得茶裏放糖是奢侈，是罪孽，雖然她自己從來不會花過一個小錢，）忽然啞聲問道：『伊範公爵來信說些什麼？』

沒有人回她的話。巴扎洛夫和阿卡提立刻便猜到沒有人把她當作一會事，雖然待她很恭敬。

『她們是把她養在這裏做幌子的，』巴扎洛夫想道，『因為她是皇族出身。』

喝過茶，安娜提議出去散一會步；可是天下起小雨來了，全部的人，除了公爵夫人，都回到客廳來。那位喜歡打牌的鄰居來了；他的名字叫濮飛里柏拉東尼區，是一個胖胖兒的花白頭髮的人，腿子卻又短又細，爲人很客氣，很好玩。安娜差不多專同巴扎洛夫談話，問他願意不願意同鄰居打一次舊式的『優先』牌？巴扎洛夫答應了，因為他說，他應當預先練習練習怎樣的盡他做鄉村醫生的職務，那是他將來的職業。

『你得留神，』安娜說；『濮飛里柏拉東尼區同我要打敗你呢。』凱的亞，她接着說，『你去奏些音樂給阿卡提尼古拉維區聽；他是喜歡音樂的，我們也可以聽一聽。』



凱的亞不大樂意的走到鋼琴前邊去，阿卡提雖然喜歡音樂，也不大樂意的跟在她後面；他覺得好像渥淀竹夫夫人不要他在她跟前，趕他動身似的，像所有他那樣年歲的少年一樣，他心中騷動着一種空汎壓迫的感情，好像是戀愛的前兆。

凱的亞開了鋼琴的蓋子，並不望阿卡提，只低聲問道：

「你要我奏些什麼？」

「隨你的意，」他冷淡的回答。

「你喜歡那一種音樂呢？」凱的亞並不轉過身來問。

「典雅的，」阿卡提同樣聲調的回答。

「你愛莫茶嗎？」

「愛的。」

凱的亞抽出莫茶的C調短音程的幻想曲的譜子來。她彈得很好，雖然太呆板了些。她挺直身子坐着，一動也不動，眼光專注在譜子上，嘴唇合得緊緊的，直到曲終的時候，她的臉纔紅潤起來，一



股頭髮散下來搭在前額上。

曲的末一段，在無憂無慮的銷魂歡暢的音調中，忽然湧出一聲聲苦悶的，幾乎是悲慘的呼號……阿卡提特別覺得感動。可是莫茶的曲調在他心中所引起的思想卻與凱的亞毫不相干。望着她，他只是想道：『實在這位年輕小姐的鋼琴彈得不壞，她人也不算難看。』

凱的亞奏完了一曲，把手擱在琴鍵上問：『夠了嗎？』阿卡提回答道他不想再勞動她了。他接着談論起莫茶來，問她這曲譜是她自己挑的，還是有人介紹給她的。凱的亞的回答只是一字半語，時時縮進內心去了，可以說是躲到她的壳子裏去了。一遇到這種情形，她就不輕易再回到表面上來；在這樣的時候，她臉上露出一種固執的，差不多是蠢笨的表情。她倒並不是靦覷，只是沒有自信力，又很怕那養育她的姊姊，雖然她姊姊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層。阿卡提到末了沒有辦法，只好把斐斐叫到跟前，含着笑的撫摩他的頭。凱的亞又去理她的花了。

這時巴扎洛夫只是接連的輸。安娜的牌鬪得很精，濮飛里也是個好手。巴扎洛夫是輸家，雖然輸的數目不頂大，可是已經夠使他不舒服了。晚飯後，安娜又談論起植物學來。



她對他說：『明天清早我們一塊兒散步去。我想叨教些野花的拉丁名字和它們的性質。』

『你要知道拉丁名字做什麼用呢？』巴扎洛夫問。

『無論什麼東西都得有秩序，有系統啊，』她說。

『安娜蘇其芙娜真是一個了不得的女子！』阿卡提回到他們的房間裏說。

『是的，』巴扎洛夫回答。『一個有腦筋的女人。她也有過人生的經驗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伊符勤尼乏西里區？』

『是好的意思，好的意思，親愛的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我相信她管理她的產業管理得極好的。』

可是了不得的女子不是她，卻是她的妹妹。』

『怎麼，那個黑黑的小東西？』

『是的，那個黑黑的小東西。她是鮮艷的，純潔的，膽小不作聲的，這樣那樣的，任你說。她是實在引人注意的。你要把她造成怎樣一個人就可以造成怎樣的人；可是那一位——是隔夜的麵包了。』



阿卡提並不回話，他們兩人各自懷着一腔子的思想，躺下去睡了。

安娜那一晚也在打量她的客人。她喜歡巴扎洛夫，因為他沒有一點慫慂，而且還爲了他的斬釘截鐵的意見。她在他身上找到了些新東西，這是她從沒有遇見過的，她的好奇心不由的打動了。

安娜蘇其芙娜是一個怪人。沒有偏見，也沒有堅定的信仰，她不讓什麼人，也不隨和什麼人。她把許多東西看得很清楚，她對許多東西感覺到興趣，可是沒有一件東西能完全的滿足她；她也似乎並不求完全的滿足。她的智力同時又好奇，又淡漠；她的懷疑永遠不平靜到遺忘的程度，可是也不增長到有給她不安的驚惶的可能。要是她不是一個獨立的人或沒有錢，她也許投身去奮鬥，而知道熱情是什麼。可是生活在她是安適的，雖然她有時覺得厭倦；她一天一天的過着閒暇的日子，很少有什麼不安。不錯，虹彩色的幻夢有時在她眼前閃爍着，可是在它一霎即逝之後，她反而呼吸得自由些，一點也不覺得悼惜。她的想像常常超出了因襲道德所認爲容許的範圍；可是就在那樣的時候，她的血液依舊照常很平靜的在她那美麗寧靜的體子裏流動着。有時香湯沐浴之後，渾身暖融融的，一些兒力也沒有，她不由得思想起生命的空虛，痛苦，艱難，罪惡來……她心靈中就會充



滿了突如其來的勇氣，沸騰着高尚的企望。可是只要有一陣風從半開的窗戶裏吹進來，安娜便會打一個抖擻，抱怨起人來，差不多發怒了，在這時她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不要讓那可恨的風吹到她身上。

像所有的不曾發生過戀愛的婦女一樣，她覺得缺少些東西，總是希望些東西，卻又自己也不知道缺少的，希望的是什麼。實在說來，她並不要什麼；可是她覺得彷彿什麼都想要似的。她只勉強的忍耐着去世的渥淀竹夫，（她嫁他是一種算計，雖然她也許不見得肯答應嫁他，要是她以為他不是個心地好的人，）因此對於所有的男子，她都懷着一種暗中的反感，在她想來，他們都是些醜髒，粗笨，懶怠，麻煩得人厭倦的東西。有一次，在外國一個地方，她遇見一個少年美貌的瑞典人，臉上一付俠士的神氣，高高的額下一雙誠實的藍眼睛；他給了她一個強烈的印像，可是這印像卻並沒有阻止她不久便回到俄國來。

『這個醫生是個怪人！』她躺在她那張華麗的大床上，頭底下墊着花邊的枕頭，身上蓋着一條輕綢的被子，心中在想……安娜蘇其芙娜從她父親遺傳了些愛好奢華的傾向。她那不務正業，



可是慈愛的父親，她是極端摯愛的，他也十分鍾愛她，常常很和睦的同她開玩笑，把她看作一個平輩似的，什麼話都同她說，諸事都同她商量。她的母親，她差不多不記得了。

『是一個怪人，這個醫生！』她又對着自己說。她伸一伸腰，笑了一下，把一雙手放在腦袋底下，走眼看一本沒有意味的法國小說，一兩頁後，讓這本書掉在一傍——合上眼睡着了。在她清潔芳香的被單下，一個純潔冷靜的人兒。

第二天早晨，剛喫過早點，安娜蘇其芙娜便同巴扎洛夫一塊兒去採集植物，直到午飯時纔回家。阿卡提沒有到那裏去，同凱的亞盤桓了約摸有一點鐘。他同她在一塊倒並不煩悶，她自己發動的把前晚所奏過的曲譜再奏一次給他聽。可是到頭渥淀竹夫夫人回來了，他一見了她，他的心便忽然一陣的難過。她步履很疲乏的從園中走來；她的兩頰飛紅，她的眼睛，在一頂圓草帽底下，更顯得比平時光亮。她手指間轉動着一枝野花的細莖，一條蒙頭的輕紗滑落在肘上，一付灰色寬闊的帽帶飄到她的胸前。巴扎洛夫走在她後面，照常的自信，照常的隨便，可是他臉上的表情，雖然很高興，而且很親熱，卻使阿卡提看了不大滿意。從牙齒縫裏說了一聲『早安！』巴扎洛夫回到他房間



裏去了，渥淀竹夫夫人茫茫然的同阿卡提握一握手，也從他身邊走過去了。

『早安！阿卡提想道……『好像我們今天還沒有見過面似的！』

●宗譜紋章。歐西貴族及世家，每一家都有一種傳襲的特殊的表示它宗譜的紋章圖案。

●法文：『大派頭。』

●司伯蘭斯基 (Speransky, 1772-1839) 俄國政治家，做到內閣大臣，封子爵。

●薩克遜瑞士 (Sachsich Schweiz) 德國南部薩克遜邦的愛爾白江畔，風景絕佳，山形至奇，因有瑞士之名。

●莫茶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814) 奧國的大音樂家。

# 十七

大家都知道，時間有時飛得像鳥一般的快，有時爬得像蝸牛一般的慢；可是一個人不覺得他過得快還是過得慢的時候，是最幸福的了。阿卡提和巴扎洛夫正是這樣的在渥淀竹夫夫人家裏住了兩星期。他們的所以能夠這樣，一部分是因為渥淀竹夫夫人在家庭和生活方面都有一定的



秩序。她自己嚴守着秩序，使別人也不得不遵守。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時候。清早八點鐘，全家人都聚會在一處喫早飯，從早點到午飯時候，各人隨意做各人的事，女主人會見她的總管（她的田產是用租稅制度的），男管家，女管家，商量家務。晚飯前大家又聚在一處，談話或是朗誦；晚上去散步，或打牌，或奏音樂；到了十點半，安娜回到她的房間裏，對於第二天要做的事下了命令，便上床去睡。

巴扎洛夫不喜歡這種有規則的，齊整得井井有條的日常生活，他說『這好像在軌道上打滾似的；』那樣穿制服的僕人，相貌堂堂的管家，都觸犯他平民的情緒。他說既然這樣，不如便索性學英國式的喫飯，穿起禮服帶起白領帶來好了。他有一天把他的意思說給安娜聽了，因為她的態度是那樣的，誰也能在她面前毫不躊躇的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她聽完了他的話道：『從你的眼光看來，你是對的——也許，在這些地方，我的貴族氣息太重了；可是一個人住在鄉間，不能沒有秩序，沒有秩序便得惱悶死了，』她還是照舊的行她的辦法。巴扎洛夫嘴裏不絕的埋怨，可是他與阿卡提的所以能夠在渥淀竹夫夫人家住得很安適，正因為這一家的一切都是『在軌道上打滾』的。



雖然如此，自從他們到了尼各爾司郭莊以後，這兩個少年人都發生了改變了。巴扎洛夫的意見，安娜雖然很少贊同，可是顯而易見的她很喜歡他，他漸漸的發現一種向來沒有的心神不安來；他變成很容易生氣，不大願意說話，臉上常有怒容，再不能坐定在一個地方，好像他心中隱藏着一種東西在催促他這樣做似的；阿卡提呢，他自己斷定了他是對渥淀竹夫夫人發生了戀愛，漸漸的浸沉在愁悶中了。他的愁悶卻並不妨礙他與凱的亞做朋友；而且還反而幫助他去與她親近要好。『她不賞識我也罷……可是這裏有一個好心的人，她卻並不嫌棄我，』他想，他的心中又嘗到了寬宏大度的甜美情緒。

凱的亞朦朦朧朧的覺到他的與她交遊是要在這裏面尋找一種安慰，卻也並不拒絕他和她自己享受這一種半含羞，半知心的友誼的天真的愉快。在安娜的面前，他們一句話也不交談；凱的亞在她姊姊的明銳的眼睛底下便縮進內心去了；阿卡提呢，像一個戀愛者所應當有的態度，在自己戀愛的對像的面前，不暇注意到其餘任何的東西了。可是他和凱的亞單獨在一塊的時候，他覺得很快活。他知道他不能引起渥淀竹夫夫人的興趣；他同她單獨在一處的時候，他覺得很膽怯，不



知怎樣辦纔好；她也不知道同他談什麼好；他在她看來是年紀太輕了。可是與凱的亞在一起，他是  
很舒適的；他很遷就的對待她；鼓勵她談講些她從音樂，從小說和詩歌，以及種種瑣屑事物所得的  
印像，並沒有覺察到或承認這種瑣屑的事物也正是引起他自己的興味的東西。凱的亞在她的方  
面也並不想排遣去他的愁悶。

阿卡提同凱的亞在一塊比較的舒適，渥淀竹夫夫人同巴扎洛夫在一塊也是這樣，這四個人  
常常最初在一起，一會兒便分作兩起了，尤其是在散步的時候。凱的亞崇愛自然，阿卡提也愛自然，  
雖然他不敢承認，渥淀竹夫夫人同巴扎洛夫差不多，對於自然的美是看得很漠然的。這兩個朋友  
既然常常不在一處，自然的結果，他們倆中間的關係也漸漸的有了變動了。巴扎洛夫對阿卡提絕  
口不談到渥淀竹夫夫人，就連她的『貴族態度』都不罵了；不差，他還是像從前那樣的稱贊凱的  
亞，只勸他把她那感傷的傾向抑止些，可是他的稱讚很忽略，他的勸告很短簡，總而言之，他同阿卡  
提說的話比從前減少多了……好像他要迴避他似的，好像同他在一塊不舒服似的。

阿卡提全都看在眼裏，可是他卻把他的觀察藏在心裏。



這個『新現象』的實在原因，是渥淀竹夫夫人在巴扎洛夫胸中所引起的情感，這情感使他痛苦，使他狂怒。要是有人暗示，儘管離題萬里的暗示說他，巴扎洛夫會有心中發生這樣變化的可能，他一定會馬上用輕蔑的冷笑和譏嘲的怒罵來否認。巴扎洛夫很喜歡女子，和女性美，可是理想的愛情，或是自他說來，浪漫的愛情，是被他看作發瘋和不可赦的愚蠢的；他把重視女性的武士情緒看作一種殘疾或病症，他說過不止一次，他很驚異爲什麼杜更堡<sup>①</sup>和所有的德國的戀愛詩人，法國的抒情歌人，沒有被人收進瘋人院裏去。他常常說：『要是一個女子中你的意，那麼想方法去達到你的目的就是了；要是你達不到目的——那麼就不要白費時候，向後轉，把你的背去朝她——因爲海裏面多的是大魚。』

渥淀竹夫夫人中他的意了；外面說她的謠言，她思想的自由和獨立，她顯著的喜歡他，一切似乎在他助力了；可是他不久便看到對她是不會達到目的的，而轉過背去朝她罷，他自己很覺得驚異的，他居然沒有那力量能做得。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就會立刻沸騰起來；單單他的血，他是很容易約束的，可是還另有些東西卻把他盤據住了，這東西是他從來不會讓它侵進來過的，是



他一向嘲笑的是引起他自尊心的反抗的。同安娜說話的時候，他對於一切浪漫事物的輕蔑和冷嘲，比從前還要添加幾分；可是在幽獨的時候，他很生氣的發見自己也傳染了浪漫的質素了。在這些時候，他只有跑進樹林裏去，大踏步的走着，打斷一切攔他路的桎梏，低聲的咒她和他自己；有時他又躺在倉屋的乾草堆裏，緊閉了雙眼，勉強他自己入睡，可是還是常常不能睡着，忽然突如其來的，他彷彿覺到她那兩隻貞潔的手抱住了他的頸，那對高傲的嘴唇回他的吻，那雙聰慧的眼睛很溫柔的——是的，很溫柔的——望着他的眼，他的頭把持不止了，他一霎時間忘了他自己，直到憤怒又回到他的心中。他捉到自己在想種種『不要臉』的思想，好像一個魔鬼在引誘他，嘲笑他。有時他覺得好像渥淀竹夫夫人也有些改變了；好像她臉上的神色有些兒特別的徵候；也許……可是想到這裏他便會咬緊牙齒，握緊拳頭的躲腳。

其實巴扎洛夫並不曾看錯。他打動了渥淀竹夫夫人的想像；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時常的想到他，他不在身前的時候，她雖然並不寂寞，也並不急於想他來到，可是他一到她便立刻增加了生氣了；她喜歡同他單獨在一起，她喜歡同他談話，雖然同時他激怒她，觸犯她的嗜好和文雅的习惯。她



好像很想同時試驗他和探試自己似的。

一天他和她在園子裏散步，他突然聲音粗暴的說，他打算不日便回到他父親家裏去了……她臉上的顏色都沒有了，好像什麼東西刺進了她的心，刺得她那樣的深刻，使她自己都覺得很驚奇，使她思量了好些時候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巴扎洛夫說起他要走，倒並不是存心要試探她，看她怎樣的對付這件事；他是從來不會做假的。這天早晨他會見了他父親的管事，他自己幼時的侍從人，鐵木非區。這個鐵木非區是一個富有經驗，很精明的老人，花白的黃頭髮，風吹日曬的紅臉，含着小粒眼淚的皺縮的眼睛，他穿着一件灰藍色厚布的短褂，繫着一條皮帶，踏着一雙漆了柏油的鞋，突然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巴扎洛夫的臉前。

『喂，老頭兒，你好？』巴扎洛夫喊道。

『伊符勤尼乏西里區少爺，您好？』這小老人開始說，很快活的笑起來，這一笑使他臉上蓋滿了皺紋。

『你來幹嗎？他們叫你來找我的嗎？』



「這是那裏的話，少爺，你怎樣會想到那裏去！」鐵木非區含糊的否認。（他記得他臨出門時，主人是怎樣鄭重吩咐他來的。）「我是有事進城，聽說您在這裏，所以灣進來看您老人家……並沒打算驚動您。」

「得啦，不用說謊啦。」巴扎洛夫打斷他的話。「這地點是在進城去的路上麼？」鐵木非區躊躇了一下，沒有作聲。「父親身體健康嗎？」

「很健康，謝上帝。」

「母親呢？」

「阿里娜佛臘錫芙娜也好着，讚美上帝。」

「我想他們是望我回去吧？」

這小老人把他的小腦袋歪在一邊。「啊，伊符勤尼乏西里區，他們怎樣能不望您呢？上帝可以作證，我瞧了你的父親母親便心痛呢。」

「好了，好了，不用說了。告訴他們說我快回去了。」



『是，少爺，』鐵木非區嘆一口氣說。

他走出門來，兩手拉上他的小帽，爬進一輛停在門外的破爛的四輪馬車，跑去了——只是並沒有向城市那方去。

那天晚上，渥淀竹夫夫人同巴扎洛夫坐在她自己的房間裏，阿卡提那時在廳裏踱來踱去的聽凱的亞彈琴。公爵夫人已經上樓回到她房間去了；她是向來不招呼客人的，尤其不能忍耐這兩個她所說的『新式光棍。』在客廳飯廳裏，她只是生着悶氣，一回到睡房，在她老媽子前面，便大罵他們，罵得連她的便帽和假髮都在頭頂上跳起來。這些事渥淀竹夫夫人全都知道。

『你怎樣便打算走了，』她開始說。『你答應我的話怎麼樣呢？』

巴扎洛夫喫了一驚。『我答應你什麼話！』

『你已經忘記了嗎！你預備教我些化學的啊。』

『有什麼辦法呢？我父親望我回去；我不能再耽擱了。你可以讀 Pelouze et Fremy 的

“Notions Générales des Chimie” 這本書很好，寫得極清楚，你要的東西在那裏面都可以找



得到。」

『可是你記得，你對我說一本書不能替代……我不記得你怎樣說的了，可是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記得不記得？』

『有什麼辦法呢？』巴扎洛夫又說。

『幹麼走呢？』渥淀竹夫夫人低下聲音說。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頭靠在安樂椅背上，她的連肘子都露在外面的手臂，是交叉在胸前。在孤零零的一盞蓋着挖了孔窿的紙罩子的燈光底下，她好像臉色慘白了些似的。她的身子完全隱藏在一個寬大的白長衣的折紋中；只於交叉着的腳尖露出一點在外面。

『幹麼住下呢？』巴扎洛夫回嘴說。

渥淀竹夫夫人微微的轉過臉來。『你問幹麼？難道你在這裏住得不快活嗎？難道你以為你去之後沒有人想念你嗎？』

『那我是相信不會有人的。』



渥淀竹夫夫人沉默了少時，又道：『那你就錯了。可是，我不信你的話。你不能是正正經經的說出這話來。』巴扎洛夫坐着不動。『伊符勤尼乏西里區，你幹嗎不開口？』

『叫我開口說什麼呢？一般人都不值得想念的，我更加不值得想念。』

『爲了什麼？』

『我是一個乾燥無味的人，我不知道怎樣說話。』

『伊符勤尼乏西里區，你是討人的恭維來了。』

『這卻不是我的習慣。難道你不知道你所看得極重的生活的優雅的方面，是與我毫不發生關係的嗎？』

渥淀竹夫夫人咬着她的手帕的一角。『隨便你怎樣的想吧，可是你走之後，我就煩悶了。』

『阿卡提還在這裏呢，』巴扎洛夫說。

渥淀竹夫夫人微微的聳一聳肩。『我就煩悶了，』她又說。

『真的嗎？無論如何，你煩悶不上多少天的。』



『爲什麼你這樣想呢？』

『因爲你自己對我說過，只有你的秩序打破了的時候，你纔覺得煩悶。你把生活組織得整齊到一點兒毛病都沒有，裏面不能容許有無聊或是抑鬱……或是別種不安情感的餘地了。』

『你以爲我一點兒毛病都沒有嗎……那是說，我的生活組織得這樣整齊嗎？』

『可不是。舉一個例來說；再過幾分鐘便要打十點了，我預先就知道你要下逐客令了。』

『不，我不趕你走。你待在這裏好了。開一開那扇窗子……我覺得呼吸都幾乎塞住了。』

巴扎洛夫站起來把窗子一推。砰的一聲窗便開了……他沒有料到他這樣的容易開，並且他的手也有些在抖擻。黑暗溫柔的夜探頭進屋子裏來了，天空差不多是墨色，樹木微微的搖曳，純粹空曠的空氣充滿了新鮮的味兒。

『請你把窗上的暗簾拉下來，坐着吧，』渥淀竹夫夫人接着說。『在你動身以前我要同你談一談。把你自己的事情說些給我聽；你是從來不談到自己的。』

『我是想談些有用的東西啊，安娜蘇其芙娜。』



『你太謙虛了……可是我要知道些關於你的事情，你的家庭，和爲了他離開我們的你的父親。』

『她爲什麼說這話呢？』巴扎洛夫心中在想；可是大聲說道：『這些事是毫沒有趣味的，尤其是說給你聽，我們是無聲無臭的平民……』

『在你看來，我是一個貴族了？』

巴扎洛夫舉起眼來望着渥淀竹夫夫人。

『是的，』他特別用勁的說。

她笑了一笑。『我瞧你還知道我很淺，雖然你說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不值得費時去研究。將來有一天我來把我的歷史講給你聽……可是你得先講你的。』

『我知道你很淺，』巴扎洛夫跟着說。『也許你是對的，也許實在每人都是個啞謎。就舉你來做一個例；你避開交際社會，你嫌它麻煩，你卻又邀了兩個學生到這裏來住。我不明白，你有這樣的聰明，有這樣的美麗，爲什麼要住在鄉間？』



『什麼？你說的什麼？』渥淀竹夫夫人急急的問。『有我的……美麗？』

巴扎洛夫皺了皺眉頭，說，『不用管這個。我要說的是我不頂明白爲什麼你住在鄉間？』

『你不明白……可是你對自己總有一個解釋的吧？』

『是的……我猜想你的所以常常住在一個地方，是因爲你是慣壞了，因爲你愛安逸，愛舒服，對於其餘的事物都很冷淡。』

渥淀竹夫夫人又笑了一笑。『你絕對的不信我也會有有動於中的時候麼？』

巴扎洛夫斜眼望了她一下。

『被好奇心所動，也許有的；別的可沒有。』

『真的嗎？我現在明白了爲什麼你我兩人成了朋友；因爲你也是同我一樣的一個人。』

『我們成了朋友……』巴扎洛夫聲音有些噎住的說。

『是的……可是我忘記了你要走了？』

巴扎洛夫站起身來。燈光在這間黑影沉沉，芳香撲鼻，與他處隔絕的屋子中央朦朧朧的照



耀着；窗上的暗簾微微的晃動時，一陣陣新鮮的，沁人肌膚的夜氣吹將進來；帶着神祕的密語聲。渥淀竹夫夫人一動也不動，可是一種祕密的騷動佔據了她的全身。

這種騷動巴扎洛夫也傳染着了。他忽然覺到他是同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在一間沒有第三者的屋子裏……

『你到那裏去？』她慢慢的說。

他沒有回話，倒在一張椅子上。

『那麼你看我是一個平靜的，耽於口腹的，嬌養慣了的人，』她眼不轉睛的望着窗子，聲音同樣慢慢的接着說。『我卻知道我是非常的不幸福。』

『你不幸福。爲什麼？難道你還把無聊的流言放在心上嗎？』

渥淀竹夫夫人皺了皺眉頭。他把她的意想這樣的解釋，她很着惱。

『那些流言是不能擾亂我的心的，伊符勤尼乏西里區，我也不讓他們來擾亂——我的性氣太高傲了。我覺得不幸福，因爲……我沒有要活下去的願望，活下去的意志。你帶着不相信的神氣



望着我，你在想：一個穿着滿身花邊，坐在天鵝絨的安樂椅裏的『貴族』是在說這話。我並不隱瞞；我是愛你所說的安樂生活的，可是同時我卻不大願意活下去。這樣的矛盾由你解釋去吧。也許在你眼裏，這都是些浪漫的東西。」

巴扎洛夫搖一搖頭。「你身體很康健的，你是一個獨立的人，並且有的是錢；還要些什麼呢？你要什麼呢？」

「我要什麼？」渥淀竹夫夫人跟着說，她嘆了一口氣。「我覺得很厭倦；我是老了；我覺得好像已經活得很長久了。是的，我是老了，」她又說，輕輕的拉了薄紗的兩端蓋在自己的裸露的手臂上。她的眼與巴扎洛夫的眼打了個對照，她的臉微微的紅了。「在我後面已經有了許多的回憶；彼得堡的生活，從富有到貧困，接着是父親去世，出嫁，國外旅行……回憶很多，可是不值得去想起它們來。前面呢是一條迢迢的長途，可是沒有一個目標……我不願意再向前走去了。」

「你這樣的看破一切了嗎？」巴扎洛夫說。

「不是，可是我是老大的不滿意，」渥淀竹夫夫人一字一字的說。「我想，要是我能對於什麼



東西發生深厚的興趣……」

巴扎洛夫插口道：『你想戀愛，卻又不能戀愛；這是你不幸的原因。』

渥淀竹夫夫人打量起她的衣袖來。

『我真是不能戀愛嗎？』她說。

『想來如此吧。可是稱他爲不幸卻是我說錯了。應當反過來說，一個人碰到那樣的事纔可憐呢。』

『碰到什麼樣的事？』

『戀愛。』

『你怎樣知道的呢？』

『聽人說的，』巴扎洛夫生氣的回答。

『你是在賣弄風情了，』他心裏想，『你厭煩不過，沒有別的事做，便把我來戲弄着玩……』

他的心差不多要裂開了。



『並且，也許你的標準太高了，很少人能中你的意。』他說。把全身灣向前去，手裏玩着椅子上的縫子。

『也許是的。我的意思是，戀愛應得是整個的有或是整個的沒有。把一條生命去換一條生命。把我的取去，把你的給我，沒有後悔，沒有退縮。要是不這樣，索性不必有好了。』

『唉，唉，』巴扎洛夫說，『這條件是很公平的，我很詫異怎樣到現在你……還沒有找到你所要求的。』

『你以為把自己整個的委託給任何一件東西是容易的事嗎？』

『要是一個人思前顧後，等候着，估定了自己的價——我是說，把自己的價擡得很高，那就不容易了；可是不加思索的委身於人是很容易的。』

『可是一個人怎樣能不擡高自己的聲價呢？要是我是不值一文的，誰還要我的盡心呢？』

『這我就管不了這許多了；我的價值有多少，應當讓對方去研究去估量。頂重要的是知道怎樣的委身給人。』



渥淀竹夫夫人離開了靠着的椅背坐直了，說：『聽你的話，好像你是過來人似的。』

『隨口說說罷了，安娜蘇其芙娜；你知道，這全不是我內行的事。』

『可是你能知道怎樣的委身給人嗎？』

『我不知道。我不願意誇口。』

渥淀竹夫夫人沒有說話，巴扎洛夫也不作聲。鋼琴的聲音從客廳裏傳到他們的耳中來了。

『怎麼這樣晚凱的亞還在奏琴？』渥淀竹夫夫人說。

巴扎洛夫站起來道：『是的，現在真不早了；是你睡覺的時候了。』

『等一等；幹嗎這樣的忙……我還有一句話同你說。』

『什麼？』

『等一等，』渥淀竹夫夫人輕輕的說。她眼睛望着巴扎洛夫；好像她是很注意的在打量他。

他在屋子裏踱了一會，忽然走到她身前，快快說一聲『再見，』把她的手握得幾乎使她叫起來，便回身走了。她把她那擠痛了的手指舉到唇邊，吹了兩口氣，突然衝動的從椅上站起來，快步的



跑到門口去，好像她要去叫巴扎洛夫回來似的……一個女僕托着一個銀盤，上面放着一個玻璃水瓶，正在此時走來。渥淀竹夫夫人立停了腳，叫她出去了，又坐下來；浸沉在深思中去了。她的頭髮散下來了，彎彎曲曲的垂在肩上，像一條黑蛇。很久以後，安娜房中的燈還是點着，她很久坐着沒有動，只時時用手搓一下手臂，因為夜氣有些冷得刺人了。

兩點鐘後巴扎洛夫回到臥室去，靴子被露水所濕了，頭髮蓬蓬鬆鬆的，臉色很不好看。他看見阿卡提坐在寫字桌傍，手裏拿着一本書，衣裳扣得緊緊的直扣到頸下。

『你還沒有睡嗎？』他說。好像着惱似的。

『你今晚同安娜蘇其芙娜坐得真久啊。』阿卡提不答他的話說。

『是的，你同凱的亞蘇其芙娜在一塊奏琴的時候我都是同她在坐着。』

『我沒有奏……』阿卡提說了一半便打止了。他覺得眼淚湧到他的眼眶裏來了，他可不願意在他善於嘲笑的朋友面前哭起來。

①杜更堡(Toggenburg) 詩人希勞所著一首長歌的主人翁，爲了愛情死於他愛人的窗下。



◎法文著作『化學概論』

# 十八

渥淀竹夫夫人第二天清晨去吃早點的時候，巴扎洛夫低頭對着杯子坐了好半天，突然擡起頭來望她一下……她也正回頭望他，好像他把她碰了一下似的，他覺得她的臉色比昨晚蒼白了些。她不久便回到她自己的屋子裏，直到中飯時纔出來。從清早起天便下起雨來，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全家的人都聚集在客廳裏。阿卡提拿起一份新來的報，便高聲的念起來。公爵夫人照常的先，在臉上露出驚奇的神色，好像他犯了什麼不端的行爲似的，接着惡狠狠的把眼釘住了他，可是他給她一個不理會。

『伊符勤尼乏西里區，』安娜說道，『到我的屋子來……我要問你……你昨天說起一本教科書……』

她立起身來走向門邊去。公爵夫人向四下望了一望。好像是說：『瞧我瞧我，瞧我多詫異！』又



轉過來把眼釘着阿卡提可是他同他附近的凱的亞交換一個眼風，更提高聲音接着讀起報來了。  
渥淀竹夫夫人快步的走回她的閨房。巴扎洛夫也快步的跟着，眼望在地上，只有耳朵裏聽到她絲織衣裳的繸綵的聲音向前在移動。渥淀竹夫夫人又坐回昨晚所坐的椅子，巴扎洛夫也在原先的位置坐了。

靜默了片時之後，她問道：『那本書名是什麼？』

『貝洛司和佛雷米的化學概論，』巴扎洛夫回答。『我也可以介紹 Gannot 的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Physique expérimentale” 在這本書裏，插圖比較的詳細些；一般的說起來，這本教科書……』

渥淀竹夫夫人伸出她的手來，打斷他的話道：『對不起，伊符勤尼之西里區，我並不是邀你來談教科書的。我要繼續討論我們昨晚的話。你昨晚突然的走了……你不嫌無味吧？』

『我全然聽命，安娜蘇其芙娜。可是我們昨晚談的是什麼呢？』

渥淀竹夫夫人斜眼望了他一下：『我們談的是幸福，我相信。我談我自己的事，不錯，我既然提



起了『幸福』這字，我得問你一個問題。請你告訴我，爲什麼就是在我們欣賞——譬如說吧，音樂，或是佳美的黃昏，或是與同情者談話而感到愉快的時候，我們所感到的，好像只是一種存在於另一個地點的無限幸福的暗示，而不是真正的幸福——那是說，不是我們自己所有的幸福呢？這是什麼道理呢？還是你從來就不會有過這樣的感覺呢？

『你知道俗語說的：「我們不在的地方就是好的。」』巴扎洛夫回答。『並且你昨天說過你對於你的生活不滿足。這樣的思想實在從來就不會到我的腦袋裏來過。』

『也許你覺得它們是可笑的吧？』

『並不，可是它們不進我的頭腦來的。』

『真的嗎？你知道，我很願意知道你想些什麼東西？』

『什麼？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麼聽着吧。我早就想同你澈底談一下。我不用對你說——你自己也知道——你不是一個平常人；你年紀還輕————整個的生命在你的前面。你是預備做什麼呢？你打算什麼一種前程呢？』



我是說——你想達到那一種目的呢？你向那裏去呢？你心上有些什麼呢？換一句話說，你是怎樣的  
一個人，做什麼的一個人？」

「你這話多奇怪，安娜蘇其芙娜。你知道我是研究自然科學的，至於我是怎樣……」

「是的，你是怎樣一個人呢？」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是預備當鄉村裏的醫生的。」

安娜蘇其芙娜露出一種不耐煩的表示：「你幹嗎要說這話呢？你自己也不信這話。阿卡提可以這樣的回答，你可不能的。」

「爲什麼阿卡提……」

「打住吧！你難道真要說這樣卑下的一種活動可以使你滿足嗎？你不是常常的說你不信醫學的嗎？你——那樣高傲的一個人——去做一個鄉村裏的醫生！你這樣回答我的話，無非是要拒絕我，因爲你不信任我。可是，伊符勤尼乏西里區，你得知道，我是能夠瞭解你的，我也曾經窮過，我也很高傲，像你一樣，我也許也經過你所經過的磨難。」



『這固然很好，安娜蘇其芙娜，可是你得原諒我……我自來就沒有說慣我自己的事情，而且你我中間，更隔開了一條濠溝……』

『什麼濠溝！又要說我是一個貴族嗎？得啦，伊符勤尼乏西里區，我只道我已經證明……』  
『就不說那一點，』巴扎洛夫插嘴道，『討論將來有什麼用處呢？將來是十分之九不由我們作主的。那時候要是有機會可以做些事——最好沒有了；要是沒有機會——至少可以自慶沒有預先說許多無聊的空話。』

『你把朋友的談天叫作說空話嗎……也許你看我是不配得你信任的一個女子？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們的。』

『我並不看不起你，安娜蘇其芙娜，你是知道的。』

『我一點都不知道。你的不願意談你將來事業的道理，就算我懂得了，可是你現在心中蘊釀的又是什麼呢……』

『蘊釀！』巴扎洛夫道，『好像我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似的！無論怎樣，這是毫沒有趣味的。』



事情；並且，難道一個人能把他的內心所「蘊釀」的事全都說出來嗎？」

「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不能坦然的把你的心裏的一切說出來。」

「你能夠嗎？」巴扎洛夫反問道。

安娜稍稍遲疑了一回道：「能夠。」

巴扎洛夫低下頭去：「你比我幸福多了。」

安娜帶着疑問的神色看着他，道：「算是這樣吧。我卻總覺得我們沒有白認識了一場，我們是會成好朋友的。我相信你的——叫我怎樣說呢——拘束和沉默是畢竟會消滅的。」

「那麼你看出我的沉默和……你所說的……拘束來了。」

「是的。」

巴扎洛夫站起身來，走到窗口：「你要知道我的沉默的原因嗎？你要知道我心裏發生的是什麼嗎？」

「是的，」渥淀竹夫夫人又說；可是她覺到一種在當時莫名其妙的害怕。



「你不至於生氣吧？」

「不！」

「不？」巴扎洛夫的背是朝着她。『那麼我來告訴你吧，我是像一個傻子似的，像一個瘋子似的，那樣的愛你……這是你逼我說出來的。』

渥淀竹夫夫人向前伸出她的一雙手來，可是巴扎洛夫把額角按在窗戶的玻璃上。他氣都轉不過來了，他渾身都在打抖擻；可是這卻不是少年膽怯的抖擻，也不是初次求情時的甜蜜的驚惶。這是又強烈，又痛苦的熱情在他心中掙扎着，跳躍着——像憤怒的熱情，也許與憤怒相關的熱情……渥淀竹夫夫人覺得又是怕他，又是可憐他。

『伊符勤尼乏西里區，』她說，她聲音裏露出一種不自覺的溫柔的聲調。

他很快的轉過身來，眼睛像要吞她下去似的看了她一下，忽然的握住她的雙手，把她拉到胸前。

她並不立刻就擺脫，可是一霎時後，她遠遠的站在一個屋角裏望着巴扎洛夫。他又向她奔去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她很驚惶的趕快低聲的說。看她那樣子，好像他再走前一步，他就要高聲叫喊起來似的……巴扎洛夫咬着他的嘴唇，走出去了。

半點鐘後，一個女僕遞給安娜一張巴扎洛夫的字條；上面只寫一行字：『是不是我今天就得動身，還是可以住到明天？』

『幹嗎走呢？我沒有瞭解你，你也沒有瞭解我。』安娜這樣的回答他；可是她自己心裏卻加一句道：『我也沒有瞭解我自己。』

直到晚飯時候她沒有離開過睡房，只是背着手在屋內來回的走着，有時在窗前立一會，有時在鏡子前站一刻，慢慢的用一條手絹擦她的頭頸，她覺得頸上有一處還是熱的像火燒。她問她自己，爲什麼她『逼』巴扎洛夫說出藏在心中的話來，她是不是沒有疑心到這樣的結果……『這得怪我，』她高聲的說，『可是我不能夠預料到這樣的收場。』她沉思起來，想到了巴扎洛夫向她奔來時的差不多獸性的臉色，她的臉便不由得漲得通紅了……



「或者？」她忽然高聲的說出來，又止住了，把頭一搖，將頭上的鬚髮送向後面去了……她看見鏡子裏的影子；頭向後仰着，半開半閉的眼睛和嘴唇上帶着一種神祕的微笑，好像在對她說了些什麼東西使她非常的侷促……

「不不，」她最後決定了。「上帝知道這樣的事會弄成怎樣的結局；這不是玩的；無論如何，寧靜是比世上的什麼都好。」

她心中的寧靜是並沒有動搖；可是她覺得很抑鬱，有一次還洒了幾滴眼淚，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了什麼，雖然決不是爲了她所受的侮辱。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受了侮辱；她還覺得自己是有罪的。在種種混亂的情緒——感到生命的易逝，希望新鮮的事物——的勢力底下，她強迫自己走到界限邊上，向外面望一望——在界限那面所看見的還不是一個無底的深淵——只是空虛……或醜惡。



雖然渥淀竹夫夫人約束自己的能力極大，雖然她不受種種偏見的拘束，她走進飯廳去吃晚飯的時候，她還是覺得很侷促。可是這頓飯卻平靜無事的吃過了。濮飛里拍拉東維區來了，講了好些故事；他是剛從城裏回來。有一個故事是：那位巴德魯省長，下命令叫所有辦特別差使的屬員都在靴上裝了踢馬刺，以備他萬一有事時要派他們騎了馬出去辦差。阿卡提低聲的同凱的亞談着話；同時又很圓滑的聽着公爵夫人說的話。巴扎洛夫扳着臉硬不作聲。渥淀竹夫夫人看了他兩三下——坦然的，並不是偷偷的——只是他臉色很嚴厲，很難看，低着頭，一臉的堅決的輕蔑氣，便想道：『不……不……不！』吃過飯，她同所有的人都到花園裏去，瞧見巴扎洛夫要同她說話，便走到一傍立停了腳。他走近前去，還是不擡起眼來，嗓音帶啞的說：

『我得對你道歉，安娜蘇其芙娜。你一定很生我的氣的。』

『不，我並不生你的氣，伊符勤尼乏西里區，』渥淀竹夫夫人回答，『可是我很傷心。』



「那就更糟了！無論如何，我的責罰是受夠的了。我的地位，你一定會同意，是非常的蠢。你寫信給我說：「幹嗎要走呢？」可是我不能，也不願，再住下去了。明天我便不在這裏了。」

「伊符勤尼乏西里區，爲什麼你……」

「爲什麼我要走嗎？」

「不是，我想說的不是這話。」

「過去的事是追不回來的了，安娜蘇其芙娜……這件事是遲早總得發生的。因此，我必須得走了。我只能想到一個使我留在這裏的條件；可是這條件是永不會成立的。因爲——原諒我的粗魯——你不愛我，也永不會愛我的吧？」

巴扎洛夫的眼在黑眉毛下閃動了一下。

安娜不回答他的話。「我怕這個人，」在她心中閃過去。

「再會吧，」巴扎洛夫好像猜到了她的思想似的說，就走向屋子去了。

安娜慢慢的跟在他後面，叫凱的亞來；拉了她的手……她直到晚上都沒有離開她。她也沒有



打牌，老是一陣陣的發笑，那可與她蒼白憔悴的臉色顯得矛盾。阿卡提覺得很詫異，不止的望着她，像少年人的看法——那是說，不止的問自己：『這是怎麼一會事？』巴扎洛夫鎖上了門坐在自己屋子裏；可是喝茶的時候他還是出來了。安娜想同他說幾句好話，可是不知從那裏說起。

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渡過了她的困難：管家進來報告說西脫尼各夫來了。

這位青年革新派走進屋子裏來的那種畏縮的態度，是很難用言語來形容的。雖然他有那樣的厚臉，打定主意到鄉間來拜訪一位與他不大相熟而且沒有邀請他來的女人，只因為他得到消息，她是在款待兩個聰明而且和他認識的朋友。他此刻臨時又害怕到骨子裏，把事先所預備好的道歉和恭維的話都忘記說了，只是胡亂的說些無聊可笑的話：怎樣愛芙獨克夏庫克與打發他來問安娜蘇其芙娜的好啦；怎樣阿卡提對他常常說起，常常稱讚……他說到這裏便說不下去了，十分的着慌起來，以至坐在自己的帽子上。可是既然沒有人趕他出去，而且安娜還把他介紹給她的姨母和妹子，他不一會便恢復了原狀，又刺刺不休的大談特談起來。一件平凡東西的出現常常是生命中間有益的事；它能夠把拉得太緊張的弦子放寬鬆了，把它和自大及自忘的情緒的相近之



點提醒了，使它們清醒過來。西脫尼各夫一到，萬事都遲鈍了些，簡單了些；他們大家都吃多了些，睡早了半點鐘。

阿卡提上了牀，對正在脫衣的巴扎洛夫道：『你有一次對我說的一句話，我現在可以回敬給你了：「你爲什麼這樣的抑鬱？你剛盡了什麼神聖的責任嗎？」』這兩個朋友中間，近來發生了一種假裝的互相隨便嘲笑的态度，這常常是暗中生氣或不說出口的疑心的一種徵候。

『我明天到我父親那裏去了。』巴扎洛夫說。

阿卡提擡起身來，支在肘上。他又覺得詫異，又覺得，不知爲什麼，快活。『啊！』他說，『你的抑鬱就爲了這個嗎？』

巴扎洛夫打了個呵欠道：『要是你知道得太多，也就老得快了。』

『安娜蘇其芙娜呢？』

『安娜蘇其芙娜怎樣？』

『我是說，她肯放你走嗎？』



「我又不是她僱來的人。」

阿卡提沉思起來了。巴扎洛夫上牀臉朝着牆躺下。

靜默了幾分鐘之後，阿卡提忽然叫道：「伊符勤尼！」

「怎樣？」

「我明天也同你一塊走。」

巴扎洛夫不回答。

「不過我是回家去。」阿卡提接着說。「我們可以同路到霍洛夫斯基鎮，到了那裏你就可以向費渥脫租馬用了。我很想見一見你們家裏的人；可是我怕給他們不方便，也給你不方便。過了些時你還是上我家去，不是嗎？」

巴扎洛夫並不回過身來，只說道：「我的東西還在你家裏放着呢。」

「爲什麼他不問幹麼我要走，而且也與他同樣的匆促呢？」阿卡提心中在想。他又想道：「到底我爲什麼要走呢？他爲什麼要走呢？」他對於自己的問題，想不出滿意的答覆來，可是他心中充



滿了苦悶的情緒。他覺得捨不得丟下那已經過慣的生活，可是一個人住下又有點古怪。他思索道：「他們倆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那麼他去後我再待下去有什麼好處呢？只有使她更討厭我；簡直把末一個討她好的機會都丟了。」他就想像起安娜來；可是漸漸的另—付面貌掩掉了這位青年寡婦的美麗的容顏。

「我也捨不得離開凱的亞？」阿卡提輕輕的對他的枕頭說，一滴眼淚早已掉在上面了……忽然他把頭髮往後一摔，高聲的說道：

「西脫尼各夫那笨蟲到這裏來幹嗎？」

巴扎洛夫在牀上轉動了一下，說出底下的話來：「老弟，我看你還是個傻子呢。我們是萬不可少西脫尼各夫這種人的。我——你懂得——我用得着他那樣的蠢物。事實是，燒缸燒罐不是天神的事！」

「阿哈……」阿卡提心裏在想。一霎時間，巴扎洛夫的無底的傲慢都現露在他眼前了：「這樣說來，你我是天神了？至少你是天神，那麼我是不是蠢物呢？」



『是的，』巴扎洛夫兇狠狠的說，『現在你還是個傻子呢。』

第二天阿卡提對渥淀竹夫夫人說他要同巴扎洛夫一塊走，她並不表示特別的驚訝，她似乎心上有什麼事，又很疲乏的樣子。凱的亞默默的，鄭重的望着他；公爵夫人高興得在圍巾底下畫十字，他也少不了看到了。西脫尼各夫可着實的嚇壞了。他穿了一身簇新漂亮的——這次卻不是愛斯拉夫主義派的——衣裳，剛走進來吃早飯；昨天晚上那個派來侍候他的僕人看見他帶了那麼多的襯衣來，幾乎駭呆了；現在忽然他的朋友都要丟下他走了！他在屋子裏來回的踱了一回，好像一個野兔被獵犬追趕到了樹林邊上那樣的窘。過了一回，他突然的，差不多帶了恐怖的，哭喪着的聲音，聲明他也打算走了。渥淀竹夫夫人並不留他。

『我有一輛很舒服的馬車，』那個不走運的青年人對阿卡提說，『你可以坐我的車走，你的車就可以送巴扎洛夫去，這樣比較的方便些。』

『可是我們不住在一條路上，而且到我那裏去很遠呢。』

『那不要緊，不要緊；我時候多着呢；並且我也有些事到那方面去。』



『販酒的事嗎？』阿卡提非常輕侮的說。

西脫尼各夫心裏那樣的惱懣，不像平常，連笑都不笑了。他說道：『我包你，我那車子是很舒服的。三個人坐都坐得下。』

『不要拒絕西脫尼各夫先生的好意，傷他的心吧。』安娜說。

阿卡提看了她一眼，含着深意的點了一點頭。

早飯後客人使動身走了。渥淀竹夫夫人同巴扎洛夫分別的時候，伸出手來，說：『我們還要見面的吧？』

『聽你的命令吧。』巴扎洛夫回答。

『那麼，我們是會得再見的。』

阿卡提是第一個走下台階；他跨進了西脫尼各夫的馬車，管家很恭敬的幫着他；可是阿卡提心中卻覺得要打他一頓，或是自己哭一場，纔滿意。巴扎洛夫坐在阿卡提的大馬車裏。他們到了霍洛夫所基鎮，阿卡提等驛站主人費渥脫換好了馬，走近大馬車，帶着他往日的笑容對巴扎洛夫道：



『伊符勤尼，帶我去吧；我要到你那裏去。』

『上來吧，』巴扎洛夫從牙齒縫裏說。

西脫尼各夫正在他的車輪傍來回的散步，用勁的吹着哨子，聽了這話，不由得目瞪口呆起來。阿卡提卻很冷靜從馬車上取下自己的行李，坐在巴扎洛夫的傍邊，對他剛纔同車的伴侶很客氣的鞠了一個躬，喊一聲：『走吧！』車子便轉動起來，一會兒連影子都沒有了……西脫尼各夫非常的狼狽，望一望他的車夫，可是車夫正在用他的鞭子打着頂馬的尾巴作玩。西脫尼各夫跳上馬車，對兩個路過的鄉下人厲聲的喝道：『戴上帽子，你這傻子！』就開車走了。到城裏已經很晚，第二天在庫克興夫人的家裏，他大罵這兩個『討人厭的傲慢的野人。』

阿卡提坐在巴扎洛夫的一旁，他很熱烈的握住了他朋友的手，許久不說一句話。巴扎洛夫似乎對於他的握手和沉默的意義，很能瞭解而且尊重。昨晚他通晚沒睡着，而且有好幾天他沒有抽煙，也差不多沒有吃東西。在他那差不多戴到眉邊的帽子底下，他那瘦削的側臉顯得更抑鬱，更嶮峻了。



末了他說：『老弟，給我一支雪茄……瞧一瞧，看我的舌苔是不是黃的。』

『是的。』阿卡提回答。

『唔……雪茄也沒有滋味。機器出了毛病了。』

『你近來實在變了樣子了。』阿卡提說。

『不要緊。過幾天就好了。只有一件事麻煩——我的母親心腸軟得厲害，要是你的肚子不是大得像一個圓桶子，要是你一天不吃十次東西，她就着急死了。父親到不怎樣，他也什麼都經驗過。不成，這煙簡直抽不了。』他又說，把那支雪茄扔在大道上塵土裏了。

『到你家還有二十五俄里的模樣吧？』阿卡提問。

『是吧。可是問一問那位大賢好了。』他指一指坐在車前的一個鄉下人，費渥脫派來管馬的工人。

可是這位大賢只回答：『誰知道呢？這裏的路又沒有量過。』說完了接着便低聲的罵那匹轅馬，因為它老是仰起它的頭。



『是啊是啊，』巴扎洛夫說，『這是一種給你的教訓，年輕的朋友，一個很好的榜樣。上帝知道，這是一件多麼荒唐的事。每一個人都掛在一條頭髮上，時時刻刻他的腳底下會裂出一個深淵來，他還要去給自己造出種種煩惱來，把自己的生命毀了。』

『你是暗示些什麼呢？』阿卡提問。

『我並不暗示什麼。我是直捷爽快的說我們兩人做的事情都很傻。可是，談它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在醫院裏看到，一個人因為自己有病痛而生氣的人，他一定會戰勝他的病痛的。』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阿卡提說。『我覺得你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地方。』

『你既然不大明白我的意思，那麼我對你說這個；在我看來，寧可在大路上打石子，切不要讓

一個女人管住你的一個小指尖。那都是些……』巴扎洛夫正要說他最愛用的『浪漫東西，』可

是他制止了自己，換着說：『胡鬧。你現在不會信我的話，可是我對你說：你我同婦女在一處的時候，覺得很愉快；可是脫離了這樣的交際，正好比在大熱天洗一個冷水澡。一個男子漢沒有時候去關心這樣瑣碎的事情；一句西班牙俗語說得好：一個男子漢應得兇糾糾的。唉，你這位大賢人，』他叫



坐在車前的鄉下人道，『我想你有一個老婆的吧？』

那鄉下人轉過他的平扁近視眼的臉來向這兩個朋友道：『老婆？有的。怎樣會沒有老婆呢？』

『你打她吧？』

『我的老婆？那就得看了。沒緣沒故是不打的。』

『很好。她打你不打呢？』

那鄉下人拉一拉韁繩，道：『老爺，你怎樣說這一句話。你真愛開玩笑……』顯而易見的，他是生了氣了。

『你聽見沒有，阿卡提尼古拉維區？可是我們卻挨了一頓打了……這就是受了教育的結果。』

阿卡提勉強的笑了一下。巴扎洛夫回過臉去，以後一路沒開過口。

這二十五俄里，阿卡提覺得好像有五十里。好容易在一個山崗的坡子上，看見了巴扎洛夫父母所住的小村子來。緊靠着村子，在一片小樺樹林子裏，現出一所茅頂的小房子。在他們經過的第



一家門前，兩個戴着小帽的農夫在對罵。一個罵道：『你是大豬，比小豬還壞。』

『你的老婆是一個妖精，』那一個回罵。

『從他們的不客氣的舉動，』巴扎洛夫對阿卡提說，『和遊戲的言語，你就可以知道我父親的農人是不受什麼壓迫了。可是前面走出門到台階上來的，不就是他自己嗎？他一定聽見車鈴子響了。是他——我看得出他的模樣。唉，唉！他的頭髮白得這樣了，可憐的人！』

●俄諺。

●俄諺。

●畫十字，表示慶幸祝福。

## 二十

巴扎洛夫從馬車裏探身出去，阿卡提從他朋友的背後伸頭望時，只見小小莊子前面的台階上立着一個瘦長身材的人，蓬鬆的頭髮，瘦削的鷹鼻，身上穿一件敞開前胸的舊軍服。他正排開了



脚站在那裏，嘴裏含着一支長煙管，眼睛被太陽光照耀得直眨。

馬停下來了。

『到底你來了，』巴扎洛夫的父親說，還是在抽煙，可是煙管卻在他手指上跳動起來了。『下來，下來，讓我來抱抱你。』

他就擁抱起他的兒子來了……『伊尼烏夏，伊尼烏夏，』一個抖擻的女人聲音在叫。屋門開處，門口出現一個短小肥胖的老女人，頭上戴一頂白帽，身上穿一件柳條布的短衣。她哭將起來，脚下搖搖不穩，要不是巴扎洛夫把她扶住，就得跌倒了。她那肥胖的手臂立刻就繞在他頸上，她的頭緊靠在他胸前，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她啜泣之聲打破了這岑寂。

老巴扎洛夫深深的呼吸着，眼睛閃動得更利害了。

『好了，好了，阿里夏，夠了，』他說，與站在車傍一動也不動的阿卡提對看了一眼。就連那坐在車前的鄉下人都轉過頭去不忍看了。『這是用不着的！請止住了罷。』

『啊，乏西里伊範諾維區，』那老女人斷斷續續的說，『我有多少時候沒有見過我的寶貝，我



的伊尼烏夏了……』說着，依舊不放手，只是擡起她那滿是淚痕和皺紋，和深深感動的臉來，用一雙幸福的，同時又滑稽的眼望她的兒子，一會兒又伏在他胸前了。

『唉唉，這也是事理之常，』乏西里伊範諾維區說，『不過我們還是進去的好。還有一位客人同伊符勤尼一塊來了呢。請你原諒，』他轉過身來一隻腳向後一移，對阿卡提點一點頭說，『你也明白，女人的弱點，母親的心……』

其實他自己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抽動，下巴也在抖擻……可是他很顯然的想約束住自己，做出差不多冷淡的樣子來。阿卡提對他行了一個禮。

『是的，是的，母親，進來吧，』巴扎洛夫說，把這毫無氣力的老女人領進去了。他把她放在一張安樂椅裏，又快快的與他父親擁抱了一下，把阿卡提也介紹了。

『我很歡喜能與你認識。』乏西里說，『可是請原諒些；我們這裏一切都很簡單，像在軍營裏一樣。阿里娜佛臘西芙娜，請定一定神吧，怎麼這樣的沒勇氣。客人要看不起你了。』

『少爺，』老女人和淚說：『大名和令尊的大名還沒請教……』



『阿卡提尼古拉維區，』乏西里低聲的很恭敬的對她說。

『請你原諒一個傻老婆子。』那老女人醒一醒鼻子，灣下頭去，向左擦了左眼，又向右擦了右眼。『請原諒我。你知道，我只道今生再不能見到我的寶——寶——貝了。』

『現在我們不是活在這裏便見到了他嗎？』乏西里插進去說。這時候有一個赤脚的十二三歲的小丫頭，穿一件鮮紅的竹布衫，在門後面怯生生的在探頭探腦的張望。他叫她道：『達尼烏希加，給太太倒杯水——放在盤子上端來，聽見沒有？你們兩位先生，』他帶着一種老派的滑稽的態度接着說：『請到一個退伍老兵的書房裏去坐一會吧。』

『讓我再親你一下，伊尼烏夏，』阿里娜呻吟的說。巴扎洛夫灣下身子去就她。『你長成了一個美男子了！』

『美倒並不怎樣美，可是他是人們所說的 *Ommfay* 了。』阿里娜佛臘錫芙娜，現在你既已滿足了你的慈母的心，我求你去設法滿足我們的貴客的肚子吧，因為你知道，就是夜鶯也不能單靠神話充飢的。』



老女人連忙從椅子上起身道：「桌子立刻就可以擺好，乏西里伊範諾維區。我自己下廚房去，叫他們燒起火壺來。什麼都有，都有。唉，我已經三年沒見他，三年沒給他預備吃的喝的了，這是容易熬的嗎？」

「好了，太太，快去吧；留神不要丟了你的老臉；先生們，請跟我來吧。那邊鐵木非區給你請安來了，伊符勤尼。那老狗也高興極了，我敢說。噯，你高興不高興，老狗？請你們跟我來吧？」

乏西里忙忙沓沓的在前面走，他的拖鞋鐵搭鐵搭的在地上拖着響。

他的房子全部只有六間小屋子。裏面有一間——便是他現在領我們的朋友去的那間——他叫作書房。兩個窗戶中間放着一個粗腿子的桌子，上面放滿了灰塵堆積，看來好像被烟薰黑了的文件紙張；牆上掛了幾支土耳其槍，哥薩克馬鞭，指揮刀，兩張地圖，幾頁解剖圖，一幅霍夫蘭的像，一個黑框子裏是一張毛髮編成的花字，一個玻璃框子裏是一張文憑；兩口樺木櫃子中間放一張破爛而且坐處高低不平的皮沙發椅；架子上面零零亂亂的放滿了書籍，箱盒，禽鳥標本，瓶子罐子；在一個角裏放着一座破壞了的電池。



『親愛的貴客，我已經告訴過你，』乏西里道，『我們住在這裏，過的彷彿是軍營的生活。』

『得啦，不用說啦，有什麼可謙虛的呢？』巴扎洛夫打斷他的話。『柯薩諾夫知道得很明白你

我不是什麼克里蘇司，<sup>④</sup>你家裏沒有什麼宮殿。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把他安置在那裏？』

『不錯的，伊符勤尼，廂房裏有一間極好的屋子；他住那裏一定很舒服。』

『你現在添了一所廂房了嗎？』

『自然，少爺，就是洗澡房，少爺，』鐵木非區插進來說。

『我是說洗澡房旁邊的一間，』乏西里趕忙解釋。『現在是夏天了……我現在立刻就佈置

去；同時，鐵木非區，你去把他們的行李搬進來吧。你末，伊符勤尼，你就住在我書房裏吧。SUND

Quique』<sup>⑤</sup>

『你瞧見了吧！一個很有趣的老頭，性情又好，』乏西里一走出門巴扎洛夫便說。『像你的父親似的，他也是個怪癖的人，只是另一樣的怪癖。他的話多極了。』

『你的母親看來也是非常好的女人，』阿卡提說。



『是的，她是一個極天真的人。等着瞧吧，她一會兒給我們預備出怎樣的一頓飯來！』

『他們沒料到你今天會來，少爺，家裏沒有買牛肉，』鐵木非區拖進巴扎洛夫的箱子來，他說。

『沒有牛肉也一樣的得過活。沒有就算了。俗語說的「貧窮並不是罪惡。」』

阿卡提忽然問道：『你父親有多少農奴？』

『這田產不是他的，是我母親的。要是我沒有記錯，一共有十五個農奴。』

『一共有二十二個呢，』鐵木非區帶着不滿意的神色更正他。

拖鞋拍地的聲音又聽見了，乏西里回來了。他得意的叫道：『再等幾分鐘你的房子便可以接

你的駕了。』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我想你是這樣稱呼的吧？這人是服侍你的，』他指一個與他同

進來的短頭髮的男孩子，身上穿一件藍色的長衫，袖上肘下破了兩塊，腳上穿一雙別人的皮鞋。

『他的名字叫費特加。雖然我的兒子不准我說，我還是得求你包涵些，不要希望他做多少事。可是，

他知道怎樣的裝煙。你當然抽煙的吧？』

『我抽雪茄煙的時候多，』阿卡提回答。



『這是極好的。我也喜歡抽雪茄，只是在這樣偏僻的地點很不容易得到。』

『不要愁窮說苦了，』巴扎洛夫又打斷他的話。『你還不如坐在這裏沙發椅上，讓我來好好看你一看吧。』

乏西里笑着坐下來了。他的容貌很像他的兒子，只是他的前額低些狹些，他的嘴稍微闊些，他又沒有一刻不動，一會兒聳一聳他的肩，好像他膈肢窩的衣服太緊，格得他痛似的，一會兒眨他的眼，一會兒咳嗽，一會兒動他的手指；同時他的兒子的特點却是淡漠的鎮靜。

『不要窮愁說苦？』老人說。『伊符勤尼，你不要以為我要打動我們的客人的憐憫心，說我們是住在荒涼的曠野裏。不但不這樣，我認為在一個有思想的人，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的曠野。至少，我盡我的能力不讓自己生鏽，長青苔，成爲時代的落伍者。』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條黃色絲手巾來——那是在他走到阿卡提的屋子去時拿到手的——一面搖動着一面說：『我上一句話，並不是指我犧牲自己的利益，給我的農民換了收稅的制度，把我的田地分一半給他們這件事說的，那我認爲是自己的責任；常識也叫我這樣做，雖然別的田主



連做夢也沒想到這個。我現在所說的不讓自己落伍是指科學，指文化而言。」

『是的，我看見你有一本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出版的健康之友在這裏，』巴扎洛夫說。

『這是一個老朋友講交情，給我送來的，』乏西里趕忙說；『可是我們也知道些骨相學，』他接着說，但是他的話大部分却是對阿卡提說的，說時指一指放在櫃子上的畫有小方格的石膏人頭；『就是熊賴因和拉台馬休的名字我們也不是不知道。』

『這省的人還信奉拉台馬休嗎？』巴扎洛夫問。

乏西里咳嗽一下，清了清嗓子說：『在這省裏……自然，先生們，你們知道得頂清楚，我們怎樣能趕得上你們呢。你們已經來替代我們了。在我那時候，有一個病原體液論者霍夫孟和活力論者白朗，我們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有一個時期他們也享過大名來的。現在你們又有一個新人，代替了拉台馬休；你們崇拜他，可是二十年後，也許人們又要笑他了。』

『我來告訴你這個，省得你心裏不舒服，』巴扎洛夫說，『現在我們嘲笑一切的醫學，對任何人也不崇拜了。』



『怎麼一會事？你不是預備去當醫生嗎？』

『是的，但是這兩件事可以並行不背的。』

乏西里把中指插進煙斗裏去，裏面還有些餘燼，『唉，也許的，也許的，我不來同你們爭辯。因為我是什麼？一個退職的軍醫，*Volla-too*。現在成了一個農夫了。我在令祖父的旅團裏服過務，他又對阿卡提說，『是的，是的，我當年也開過不少眼。種種階級的社會我都交接過，種種色色的人我都有來往過！我就是在你眼前區區的我，曾經爲韋脫更司坦因王和查郭夫司基把過脈！他們是十四年南軍的領袖，你知道，』（說到這裏他很鄭重的擠緊了他的嘴唇。）『唉，唉，可是我的事是另一種；只要知道怎樣的用刺絡針，別的都不用管了！令祖是極受人尊敬的，是一個真正的軍人。』

『說老實話吧，他是很笨的，』巴扎洛夫懶洋洋的說。

『喔，伊符勤尼，你怎樣說出這種話來想一想……固然柯薩諾夫將軍不是一個……』

『算了，不用提他了，』巴扎洛夫打斷他的話；『我來時在路上瞧見你的樺樹林子，很是高興，』



它們長得很不錯了。』

乏西里即刻就容光煥發起來：『你瞧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小花園了！所有的樹都是我自己種的。裏面有果子，莓子，種種的藥草。你們無論怎樣的聰明，可是老巴拉賽而蘇司<sup>⑤</sup>的話是神聖的真理：in herbis, verbis et lapidibus<sup>⑥</sup>……：我是不行醫了，你是知道的；但是每星期有二三次我還是得溫理溫理舊業。人們來請教，我也不好意思趕他們走。有時有窮人來求我救助。這裏也實在沒有醫生。不錯，有一個隣居，一個退職的陸軍少校也在施醫——想一想！我問人他學過醫沒有。人們說沒有，他沒有學過；他只是爲了做好事……：哈哈！哈哈！爲了做好事！你說怎樣？哈哈！哈哈！』

『費特加，給我裝煙！』巴扎洛夫厲聲的說。

乏西里急了，硬一硬頭皮往下說：『另有一個醫生到這裏附近來看一個病人，他到的時候，病人已經 Ad patres<sup>⑦</sup>了；底下人不讓醫生進去；對他說：「現在不用你了。」這位醫生沒有料到這一層，一時慌了，問道：「你老爺死的以前打噎沒有？」「打噎的。」「打得利害嗎？」「利害的。」「啊，那就好了，」說完，他便回去了。哈哈！哈哈！』



笑的只有他自己一個人；阿卡提勉強的露出了些笑容，巴扎洛夫只伸一伸懶腰。談話這樣的繼續了一點鐘；阿卡提跑到他的屋子去了一下，這屋子是洗澡房的外室，却很乾淨很舒服。末了達尼烏夏進來請他們去吃飯。

乏西里第一個起身：『來吧，先生們，要是我說了許多廢話，使你們厭煩，請大量的饒恕了我吧。也許內人的款待可以給你們大一些的滿意。』

這餐飯雖是臨時現辦的，却很可口，而且很豐富。只是酒却不好；這是鐵木非區從城裏一個相熟舖子梢回來的差不多黑色的『休萊』酒，味兒又像是銅質，又像是樹脂。蒼蠅也非常的麻煩。平常日子，有一個農奴小斯拿一大枝綠樹枝趕蒼蠅；這一次却因乏西里恐怕年輕人批評，把他打發開了。阿里娜已經換了一身衣服；她戴了一頂繡花邊的高帽子，肩上披一條淺藍色印花的圍巾。她一見了她的伊尼烏夏，她又哭將起來，可是這一次却不用她丈夫勸誡，便自己趕快把眼淚擦掉了，因為她深怕弄髒了她的圍巾。吃東西的只有這兩個少年；主人主婦早已吃過飯了。費特加在一傍侍候，他因為是第一次穿鞋，顯得很是難過；另有一個面貌像男子，瞎了一隻眼的女人在傍幫着，這



女人叫安斐蘇希加，兼做管家，養鷄，洗衣的職務。在他們吃飯的時候，乏西里不止的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臉上露出極端幸福，極端快活神色，談論的却是拿破崙三世的政策和複雜的意大利問題所引起的關切和恐怖。阿里娜簡直不看見阿卡提，也不勸他吃，她的手支着她的圓臉——她那凸起的櫻桃色的嘴唇，面頰上眉毛上的小烏痣，都給她一種和靄的神氣——她的眼睛始終釘在她兒子的身上，不住的嘆着氣；她滿心着急的想知道他回來住幾時，可是她又怕問他。『要是他回答，只住一兩天，怎麼辦呢？』她在想，她的心也沉下去了。上了膾炙之後，乏西里走開了一刻兒，回來的時候，手裏拿了半瓶開了塞子的香檳酒。他說：『瞧！我們雖然住在窮鄉僻壤，可是在盛會的時候，也有些兒東西來助助興的。』他倒滿了三大杯，一小杯，祝了『我們的貴客們』的康健，便像軍人似的把自己的一杯，一飲而盡。他又勉強阿里娜喝完了她的小杯。蜜餞食物端來的時候，阿卡提雖然極不愛吃甜東西，却不得不嚐了四種，以盡他的責任，尤其因為巴扎洛夫拒絕不要，立刻點起一枝雪茄來抽了。最後茶，牛乳，乳油，餅干來了；吃過之後乏西里領他們到花園裏去欣賞黃昏的美景。他們走過一條長橈的時候，他輕輕的對阿卡提道：



『我最愛坐在這裏，對着落日，沉思冥想。這地點是最適宜於一個隱者的。在前面，我栽了幾株何瑞思<sup>①</sup>所愛的樹木。』

『什麼樹？』巴扎洛夫聽見了他的話，問。

『喔……荊球花。』

巴扎洛夫打起呵欠來了。

乏西里連忙說：『我想現在是旅客們去擁抱飛莫藹司<sup>②</sup>的時候了吧。』

『這就是說——是去睡覺的時候了，』巴扎洛夫說。『這話是對的，實在是時候了。』

他對他母親道了晚安，在她額上親了一個吻，她擁抱了他一下，又偷偷的在他背後給他祝了三次福。乏西里領阿卡提到他的屋子去，希望他『睡得極好，像我在你那樣年歲時一樣。』阿卡提在這間洗澡房的前間裏，倒實在睡得很好；屋子裏有一股薄荷味兒，兩個蟋蟀比賽着催人入睡的叫。乏西里出了阿卡提的屋子回到書房裏，拳着身子坐在他兒子床腳畔的皮沙發上，打算同他好好的談一回。可是巴扎洛夫却說他睏得很，立刻打發他走了；可是他實在直到清早才閉上眼。他惡



狠狠的張大着眼向黑暗中望去：童年的回憶在他心上只留下了淡薄的痕跡，他新近得到的痛苦的印像却還深深的籠罩在他心上。

阿里娜先禱告了一個心滿意足，接着同安斐蘇希加談了好半天話；安斐蘇希加呢，直挺挺的站在她女主人的面前，她的獨眼釘住了她，鬼鬼祟祟的低聲說她對於伊符勤尼的觀察和推測。她心中的快樂，飲的酒和薰的煙味把老太太的頭都弄糊塗了：她丈夫想同她說話，可是沒有法，只好搖一搖手打止了。

阿里娜真是一個舊式的俄國大家婦女；她應當早生二百年，活在舊莫斯科時代。她是非常虔敬，非常多感的，她相信種種的推命，看相，符咒，夢兆；她相信神聖白癡<sup>①</sup>的預言；相信家宅神，樹神，不吉的會合，凶眼<sup>②</sup>，流行的丹方；相信吃聖星期四<sup>③</sup>那天特製的鹽；相信世界末日不久便到；她相信要是復活節晚禱的燈燭不滅，蕎麥的收成一定好，要是有人眼睛看了一下，蘑菇一定不會生長；她相信魔鬼喜歡住在有水的地方，每個猶太人胸前都有一片血跡；她怕耗子，怕蛇，怕田雞，麻雀，水蛭，怕雷，怕涼水，怕過堂風，怕馬，怕羊，怕紅頭髮的人，怕黑貓；她把蟋蟀和狗看作不潔的東西；她向來不



吃贖肉，鴿子，<sup>●</sup>螃蟹，牛乳餅，龍鬚菜，朝鮮薊，她不吃西瓜，因為切開的西瓜使她想起施行洗禮者約翰的頭<sup>●</sup>來；至於螻蛄，她提到了都要打抖擻的；她愛吃東西，可是從不脫掉一次齋；她一天睡十點鐘，可是只要乏西里有點兒頭痛，她便整晚不睡覺；她在阿雷克西，林子裏的小屋以外，什麼書也不會念過；她每年只寫一封，最多兩封信；可是對於家政，做蜜餞，糖醬，她是非常熟悉，雖然她從來不動一動自己的手，而且坐在一處便不大願意再動了。阿里娜的心是非常的好，而且在她的範圍以內，也不能算笨。她知世界上的人分爲兩類，有些人的責任是發命令的，平常人的責任是聽從命令的——所以她並不反對卑屈的，伏地跪拜的態度；可是她對待在她底下的人很和藹，很慈善；她從不讓一個乞丐空手回去；從不說人的壞話，雖然很愛說些閒話。她年輕時相貌很好看，會彈洋琴，會說幾句法國話；可是自從她違了自己的意志，與她丈夫結婚以後，成年的東飄西泊，她什麼都退步，法文和音樂都忘了。她非常愛她的兒子，也非常怕他；她的田產，她都交結乏西里一手經理，從來不干涉一下；無論何時她丈夫說起改革的計劃，她便怕得眉毛愈抬愈高，不止搖着手巾的嘈聲嘆氣起來。她生性多憂善怕，時時覺得大難將至，一想起什麼悲慘的事情便會放聲哭泣起來……這樣的



女人現在一天少一天了。我們應當欣喜呢，不呢，只有上帝知道了。

① 法文：『homme fait』即成人的誤讀。

② 俄諺。

③ 霍夫蘭 (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 1762-1836) 德國有名的物理學家。

④ 克里蘇司 (Croesus) 紀元前六世紀 Lydia 國王，以豪富著名。

⑤ 拉丁文：『各得其所。』

⑥ 熊賴因 (Johann Lukas Schönlein, 1793-1764) 德國有名的醫學家。

⑦ 拉台馬休 (Rademacher) 無從查考，暫缺。

⑧ 霍夫孟 (Hoffmann) 不知是不是指德國的醫學家 Friedrich Hoffmann 1660-1752。

⑨ 白朗 (Brown) 無從查考。

⑩ 法文：『如是而已』應當是 Voila tout。

⑪ 韋脫更司坦因王 (Prince Wittgen, Stein 1769-1843) 俄國大將。



⑤ 查郭夫司基 (Zhukovski, 1788-1852) 俄國詩人。

⑥ 十四年，即一千八百十四年拿破崙戰役，法文譯本說是十四日。指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陰謀。

⑦ 巴拉賽而蘇司 (Paracelsus) 是德國名醫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1493-1554) 的別名。

⑧ 拉丁文：『在藥草，言辭，石頭之中……』

⑨ 拉丁文：『上祖先那裏去了。』

⑩ 何瑞思 (Horace, 65-8 B. C.) 羅馬大詩人。

⑪ 莫飛藹司 (Morpheus) 睡夢之神。

⑫ 神聖白癡 (Trodievie) 一種低能的人，俄國舊時迷信，認他們能與神鬼接談。

⑬ 兇眼，普通迷信，有些人的眼是兇眼，要是遇到兇眼，便有災厄。

⑭ 聖星期四，是耶穌復活節前的星期四。

⑮ 鴿子，俄國人相信是上帝神靈的象徵。



## 二十一

阿卡提清早起來，把窗一開，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乏西里那老兒穿着一件東方的長袍，腰裏束一條手巾，很用勁的在那裏掘他的菜園地。他瞧見了這個年輕客人，便把手按在鋤頭上，叫道：「祝你健康？睡得好嗎？」

「好極了。」阿卡提回答。

「你瞧我正在這裏像星星拿都<sup>●</sup>似的，掘地種蘿蔔呢。到了這個時代——感謝上帝——人得用他的手來掙飯吃了；靠別人是沒有劑的；總得自己勞働纔成。盧騷<sup>●</sup>究竟是對的。早半點鐘，先生，你就會見我幹的完全不是這樣的事了。一個鄉下女人來說她肚子瀉——那是她們的話，我們叫它做下痢——我給她……怎樣的說法好……我給她注入些鴉片。我又代另一個鄉下女人拔了一個牙。我勸她上些麻藥……她一定不要。我做這些事都不收酬報的——anamatyer<sup>●</sup>。」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我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平民，一個 *homo norus*。④我不像我的內人，不是舊家出身……你要不要到這片陰涼地上來，呼吸些早晨的清氣，再去吃早點？」

阿卡提便出去了。

「歡迎歡迎，」乏西里說，把手抬到一頂油膩的便帽邊，行一個軍禮。「我知道你過慣的是豪華愉快的日子，可是就是世間的偉大人物也不至於不屑到茅屋裏住幾天的。」

「唷！」阿卡提抗議道：「好像我都成了偉大人物似的！我也沒有過慣豪華的日子。」

「對不起，對不起，」乏西里客氣的笑了一笑回答說。「我現在雖然是骨董鋪裏的東西了，可是年輕時也上上下下見過不少世面呢——我瞧鳥怎樣的飛，就看出它是什麼鳥來了。我也多少是一個心理學家，一個面相學家。要是我沒有這點兒本領，我敢說，我早就被淘汰了；像我這樣的小人物，還能立得腳住麼？我不客氣的對你說：我看了你同小兒的交誼，心裏着實喜歡。我剛纔已經看見過他了；他的習慣，你大約是知道的，很早就起身，到田野裏去散步。容許我問你一句話——你同小兒認識很久嗎？」



『從去年冬天起認識的。』

『唔！容許我再問一句——請坐下來談好不好？容許我，一個做父親的人，直捷爽快的問一句，你對於伊符勤尼懷什麼意見？』

『令郎是在我所遇見的人裏面，頂異乎尋常的一個。』阿卡提踴躍的回答。  
『乏西里的眼突然睜得很大，兩頰有些兒紅了。手裏的鋤頭也掉了。』

『那麼你以為……』他開始說。

『不只是我以為——我斷定，』阿卡提打斷他的話說；『令郎的前途是極遠大的；他是要顯親揚名。我第一次遇見他就這樣的斷定了。』

『這……這是什麼道理呢？』乏西里好不容易纔說出話來。一種得意的笑容衝開了他的嘴唇，就永遠留在他唇邊。

『你要不要知道我怎樣與令郎認識的？』

『好極了……而且其餘的……』



阿卡提開始講起來了，他這一天比同渥淀竹夫夫人跳舞的那一晚還談得高興，還說得踴躍。乏西里傾耳聽着他說，一會兒醒了醒鼻子，一會兒把手巾搓成了一個球，一會兒咳嗽，一會兒伸手摸自己的頭髮，到後面再按捺不止，他伸頭過去，在阿卡提肩上吻了一下。他還是不止的笑著說：『你使我快活極了。我應當告訴你，我簡直……崇拜我的兒子；我的老妻不用說了——她是他的母親，誰都知道一個母親是怎樣的！——我也不敢在我兒子面前表示我的感情，因為他不喜歡這樣的表示。他反對種種的感情的流露。許多人爲了他性格剛毅，說他的壞話，罵他傲慢無情，可是像他這樣的人不應當用平常的標準來批評的，你說對不對？譬如說吧，別一個人在他的地位一定老是做他父母的累贅；可是他，你信不信，從他生下地以後就沒有多要一個不是必要的錢，上帝可以作證！』

『他是一個誠實不欺的人，』阿卡提回答，

『正是的，他是不欺的。我不但崇拜他，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我還很得意他，我最大的希望是，將來他的傳記裏有這樣的一行：『他是一個平常軍醫的兒子，可是這父親卻很早就看出他不是尋



常人，所以不遺餘力的完成他的教育……」老人說到這裏便不能說下去了。

阿卡提捏了捏他的手。

乏西里停了一會兒又問道：『你預料他成大名，是不是醫學界裏的聲名呢？』

『一定不是在醫學界裏，雖然就是在那方面他也會成一位第一流的科學家。』

『那麼在那一界呢，阿卡提尼古拉維區？』

『那現在就難說了，不過他一定會出名的。』

『他一定會出名的！』老人跟着說了一遍，便浸沉於默思中了。

一會兒安斐蘇希加捧了一大盤鹿莓走過來道：『阿里娜佛臘西芙娜叫我來請你們去吃早

點。』

乏西里愕然的醒來，說：『有沒有涼乳酪，和着鹿莓吃？』

『有的。』

『要冰涼的纔好！不要客氣，阿卡提尼古拉維區；多拿些。怎麼伊符勤尼還不來呢？』



『我在這裏。』巴扎洛夫從阿卡提的房中叫。

乏西里連忙轉過身去：『啊哈！你去望你的朋友去了；可是你去得太晚了，Amice，我已同他談了好一會了。現在我們得吃早點去了，母親在叫了。不錯，我有幾句話要同你談。』

『關於什麼？』

『這裏有一個農人；害的是 icterus ……』

『你是說害的是黃疸病？』

『是的，慢性的強頑的一種。我給他開了些龍膽草和小連翹，叫他吃胡蘿蔔，給他喝蘇打水；可是這都不過是些緩和的治標的方法；還得用厲害的藥纔成。雖然你嘲笑醫學，我相信你可以告訴我些切實的好法子。可是這件事等一會再談好了。我們先去吃早點吧。』

他從他所坐的木橈上快快的跳起來，嘴裏唱着“Robert le Diable”，歌裏的兩句：

『我們來定一個律，定一個律，

爲了愉快，爲了愉快而生活！』



『都大的活力？』巴扎洛夫說着，離開了窗口。

中午時候了。太陽從一薄層連綿不斷的白雲後面灼爍着。到處都是靜默，只有村子裏的公鷄在生氣的對啼，使聽的人都發生困倦無聊的感覺；在不知什麼地方的樹頂上一隻小鷹在連聲的悲鳴着。阿卡提同巴扎洛夫躺在一個小草堆的陰地裏，身下墊了些沙沙作响，可是還是綠色有香味的乾草。

巴扎洛夫道：『那一棵白楊樹打動了我童年的回憶；這棵樹站在土坑邊上，土坑是一個磚窰的遺跡。那時候我相信那土坑和白楊樹有一種特殊的壓邪法力的；我在那裏附近玩的時候，從不會感到過厭倦。我那時那裏知道我的不覺厭倦，正因為我是一個小孩。唉，現在人長大了，壓邪法力也就破了。』

『你在這裏總共住過多少時候？』阿卡提問。

『住了兩年，以後也時時的來住幾時。我們過的是漫遊的生活，大都從一個城市搬到又一個城市。』



「這屋子蓋了好久了吧？」

「是的。是我外祖父蓋的。」

「你外祖父是個什麼人？」

「鬼知道呢。是一個什麼少校吧。他在蘇服洛夫<sup>①</sup>的軍隊裏服務過，所以以後老講不完阿爾帕山中行軍的故事。我想大都是牛皮罷了。」

「怪不得你們客廳裏掛一個蘇服洛夫的像。我喜歡你們這樣的可愛的小屋子，又古雅又暖和；並且裏面有一種特殊的氣味。」

巴扎洛夫打一個呵欠說：「這是燈油和三葉菜混合起來的氣味。可是這可愛的小屋子裏的蒼蠅……噓！」

停了一會，阿卡提又說道：

「你小時候的管束嚴不嚴？」

「你自己瞧見我父母是怎樣的人。他們不是嚴的一種。」



「你愛他們嗎伊符勤尼」

「愛的，阿卡提。」

「他們多麼的愛你啊！」

巴扎洛夫半晌不作聲。末了他雙手托着後腦壳，發言道：「你知道我現在想的是什麼？」

「不知道。想什麼？」

「我是想：我父母的生活是幸福的。父親是上六十歲年紀的人了，還是忙這個，忙那個，談論「緩和」治療法，代人醫病，厚道的對待農人——總而言之，稱心如意的過日子；母親也覺得生活很快活，她一天有多少事要做，又得「噯喲！」又得「喔唷！」她簡直沒有時候想到自己。可是我呢

……」

「你怎樣呢？」

「我想：我躺在這裏草堆下……我身體所佔據的地位比較起其餘沒有我存在，不與我發生關係的無邊涯的空間來是如何的藐小；我的生活過程，比較起我有生以前和沒有我以後的永久



的時間來又如何的微短……可是在這一個被稱爲我的身子的原子裏，這一個數學小點裏，血是在流着，腦筋是在活動着而且還企望些東西……多麼無聊？多麼荒唐？

『我得說你這一番話可以應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的。』

『你說的不錯，』巴扎洛夫又打斷他的話。『我想說的是他們——我的父母——成天的忙忙沓沓，不感到厭倦，也不感到自己的微小；這種思想從來不曾給他們片時半刻的難過……可是我呢……只感到厭倦和憤怒。』

『憤怒爲什麼憤怒？』

『爲什麼？你怎樣還問爲什麼？你已經忘了嗎？』

『我什麼都記得，可是我不承認你有憤怒的權利。你不幸福，我承認，可是……』

『唉！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我瞧你已經像時下的新少年那樣的看愛情了；咯咯，咯咯，你叫小鷄，可是正當小鷄走進你身裏，你便回身跑了。我不是這樣的。可是不用再說了。說些沒有辦法的事是可恥的。』他翻了個身。『啊哈！這時一個勇敢的螞蟻在拖曳一個半死的蒼蠅呢。拖吧，兄弟，



拖吧不用管她的抵抗你因爲是一個畜生便有不承認憐憫心的權利——盡量的享用這權利吧  
不像我們這些受良心所驅使的毀滅自己的動物。」

『不要說這樣的話，伊符勤尼！你什麼時候毀滅了自己來的？』

巴扎洛夫抬起頭來道：『我得意我自己的只有這一件事。我沒有毀掉我自己，一個女人也不能毀掉我。阿們！現在完畢了。關於這件事你再不會聽見我談一個字了。』

兩個朋友躺了半晌沒做聲。

『是的，』巴扎洛夫又接着說，『人是一個怪物。要是一個人立在遠處，從側面看見我們的祖宗們的半生不死的生活，他不由得要想：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嗎？吃，喝，而且知道你的舉動是最有規則的，最合理的。然而不然；一個人覺得厭倦極了。他想與人來往，就是見了人只不過爭吵相罵，他還是想與人來往。』

『一個人應當那樣安排他的生命，使得生命的每一刹那都有它的意義，』阿卡提沉思的回



『不錯的！有意義的事，縱使錯了，也是甜美的，就是沒有意思的事也不頂難忍受……最難忍受的是瑣瑣屑屑的東西。』

『只要一個人不承認有瑣瑣屑屑的事，它們也就不存在了。』

『唔……你剛纔說的是倒過來的老生常談。』

『什麼？你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譬如說文明是有益的，這便是老生常談；可是要是說，文明是有害的，那便是倒過來的老生常談了。這句話聽來似乎漂亮些，其實是一色一樣的。』

『究竟真理是在那一方面呢？』

『那一方面呢？我只能像回聲似的回答，「那一方面呢！」』

『你今天的心境很不好，伊符勤尼。』

『真的嗎？一定是太陽晒壞了我的腦子，或是鹿莓吃的太多了。』

『那嗎最好是睡一會兒中覺吧，』阿卡提說。



『不錯。只是請你不要望我；無論什麼人在睡着的時候，他的臉相總是蠢笨的。』

『人家對你有怎樣的感想，於你不是都一樣的嗎？』

『我不知道同你說什麼好。一個真正男子漢不應當關心這種事的；對於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人們不用感想的，人們不是服從他便是恨他。』

『怪得很！我就不恨一個人，』阿卡提想了一回說。

『我恨的人多極了。你是一個軟心腸的，軟糊糊的東西；你怎樣能恨人……你膽子很小，很少

自信力……』

『你呢，』阿卡提打斷他的話道，『那麼你的自信很大了？你把自己看得很重了？』

巴扎洛夫停了一會，慢慢的一字一字的說，『等我遇到了一個能够與我對抗的人，我再來改變我對於自己的意見吧。是的，恨！譬如今天我們走過我們的總管斐立柏的小屋子——就是那座又潔白又好看的——你說，到了頂窮的一個農夫都有這樣一所屋子的時候，俄國也就到了全善全美的地步了，我們應當大家來盡力助成這一步……我覺得恨死了都個頂窮的農夫，不管他名



字是斐立柏或是西獨，爲了他我得努力工作，他還連「謝謝」都不會對我說一聲……本來他幹麼要謝我呢？<sup>？</sup>要是他住在一所乾淨屋子裏，我渾身都長起刺來了——我得到什麼益處呢？<sup>？</sup>

「算了，伊符勤尼……要是有人聽見你今天的話，他未免要與罵我們沒有主義的人表示同意了。」

「你的話像你的大伯說的。主義是不存在的——你至今還不知道嗎！只有感覺。一切都依賴着感覺。」

「何以呢？」

「這樣的。把我自己來做一個例。我一切都取消極否認的態度，因爲我的感覺是那樣的。我愛否認——我的腦筋是那樣的組織的，就完了！爲什麼我喜歡化學？爲什麼你喜歡蘋果？<sup>？</sup>都是同樣的。再深一層，人們就不能透測了。這話不是人人肯對你說的，我也不再對你說了。」

「那麼誠實也是一種感覺嗎？」

「是的。」



「伊符勤尼！」阿卡提聲音抑鬱的開始說。

「啊？怎麼啦？這話不合你的脾胃嗎？」巴扎洛夫不讓他說下去。「老弟，這不成！要是你決心割下一切東西來，就不用顧恤自己的腿子了……可是我們也談够哲理了。普希金說的：「自然吐出睡夢的靜寂。」」

「他從沒有說過這話，」阿卡提抗議道。

「即使他沒有說過，他既然是個詩人，他很可以說——而且應該說一說。不錯，他是在軍隊裏服務過的吧？」

「普希金從不曾做過軍人！」

「怎麼，不是他的每一頁上都是些：「戰鬪去，戰鬪去，爲俄羅斯的光榮！」麼？」

「你真會諷！這真是諷謗先賢了！」

「諷謗！這罪名多重大！他想把這個字來駭我呢！你儘管盡力的諷謗一個人，你放心好了，你所说的不會及他所該受的二十分之一的。」



『我們還是睡一覺吧，』阿卡提生氣的說。

『好極了，』巴扎洛夫回答。可是誰也沒有睡着。一種差不多仇視情感佔有了這兩個少年的心胸。五分鐘後，他們張開眼來，默默的互相對看了一眼。

最後阿卡提忽然道：『瞧，一張枯乾的楓葉落下來了；它上上下下的翻飛，正像一個蝴蝶似的。這多奇怪？』

『喔，我的朋友，阿卡提尼古拉維區！』巴扎洛夫叫道：『我求你一件事。不要說這種雅致的話。』

『我說我所能說的話……這真是專制了。我腦子裏來了一個思想，我爲什麼不能說出來呢？』

『你的話不錯，同時我又爲什麼不能說我的思想呢？我覺得這種雅致的話是肉麻的。』

『什麼是不肉麻的呢？罵人嗎？』

『哈哈！我看你真想步武令伯父的後塵呢！要是那個傻子能聽見你的話，他要怎樣的高興



了！

「你叫保羅彼得洛維區什麼名字？」

「我叫他一個確切不移的名字——傻子。」

「這真太令人難堪了！」

「啊哈！家族血統的情緒在說話了，」巴扎洛夫冷冷的說。「我看到這種情緒最是深入人心，最難去掉了。一個人願意放棄一切，打破一切的偏見；可是要他承認他那偷人家手巾的兄弟是個賊——便沒有這力量了。是的，思想起來；我的兄弟，我的——而不是天才……這是誰也嚙不下去的。」

「我說這話是出於單純的公道觀念，絲毫不帶家族的情緒，」阿卡提很熱烈的回答。「你既然不懂這樣的觀念，你既然沒有這一種感覺，你就不能來評判。」

「換句話說，阿卡提柯薩諾夫的高深不是我能測的。我只好低頭不做聲。」

「不要說了，伊符勤尼，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吵嘴了。」



『啊，阿卡提！賞我這個臉。我求你，讓我們來痛痛快快的吵一會嘴……』

『那麼也許弄到……』

『打起架來嗎？』巴扎洛夫打斷他的話說。『那又有什麼不好。在這裏乾草上，這樣野趣橫生的環境中間，離開塵世很遠，又沒有人看見，有什麼關係呢。可是你不是我的對手。我一下便掐住你的頸子了。』

巴扎洛夫張開他的瘦長強韌的手指……阿卡提翻過身來，開玩笑似的做出預備招架的樣子……可是他看見他的朋友的面相非常的兇惡，一種不是遊戲的恫喝神情流露在他那歪着嘴的笑容和神光閃閃的眼珠裏，不由得有些害怕起來。

『原來你們到這裏來了！』乏西里的聲音正在這時候在說，這位老軍醫身上穿了一件家裏做的布短褂，頭上戴了一頂家裏做的草帽，立刻跑到少年人面前來了。我把你們到處都尋遍了……你們揀了一個好地點，你們做的事也很好……身子躺在地面，眼望着青天……你們知道，這是一種特別意味的』



「除了要打噴嚏的時候，我是從來不望青天的，」巴扎洛夫粗着嗓子的說，又回過身來低低的對阿卡提道：「可惜他來打攪了我們。」

「得啦，別提啦，」阿卡提偷偷的捏一捏他朋友的手。可是沒有一種友誼能夠長久忍受這樣的驚駭而不生影響的吧。

同時乏西里雙手按在一條自己手製的彎彎曲曲的，頂上雕一個土耳其人頭的手杖上，點一點頭道：「我看着你們，年輕的朋友們，我真是只有羨慕。你們有這樣絕大的精力，如花的年華，能力和才具！簡直是喀司托和濮洛克司。」

「唷，」巴扎洛夫道：「他來誇示他對於神話的知識了！顯而易見的，他年輕時的拉丁文字是很高明的了！我似乎記得，你不是得過拉丁論文的銀牌獎章的嗎？」

「真是大渥司古拉，大渥司古拉！」乏西里又說一遍。

「得啦，得啦，父親！不要說了。不要傷感了。」

「偶然這樣一次兩次是不妨事的，」老頭兒斷斷續續的說。「可是，我來找你們，先生們，卻並



不是爲了要稱讚你們。我的目的是：第一件事情，告訴你們快要開飯了；第二件事情，預先通知你一聲，伊符勤尼……你是一個明白人，你是懂得世故人情的，你知道女人是怎樣的，所以你一定會原諒……你母親爲你回家來，要唱一場聖詩謝謝恩。你不要以爲我邀你去參加這祈禱的儀式——不，那是早已完了；只是阿萊克賽神父……」

「這裏的教士嗎？」

「是的，這裏的教士，他是在嚙們家……他是同……我們一塊吃飯……我並沒料到，我還不贊成……不知怎樣弄出來的……他沒有懂我的意思……而且，阿里娜佛腊西芙娜……不過，他這人倒是很好很有常識的。」

「想來他不至於把我的份都吃下去的吧？」巴扎洛夫問。

乏西里大笑起來道：「這是那裏的話！」

「這就是了。我是不拘同誰坐在一桌吃飯都可以的。」

乏西里把自己的帽子戴正了。他說：「我早就知道你是受各種偏見的拘束的。我是六十二



歲的老頭兒了，還沒有偏見呢。」（他沒有敢承認這場謝恩的唱詩祈禱，是他自己要的。他的虔敬是不亞於他的妻。）『阿萊克賽神父也很想認識你。你也會喜歡他的，等着瞧就是了。他並不反對打牌，他有時……這話只好我們知道……還抽一筒煙呢。』

『真的嗎？吃過飯我們來打一圈徽司脫，讓我大大的贏他一下。』

『哈哈！哈哈！一會兒瞧吧！』

『我知道你是一個老手，』巴扎洛夫特別用勁的說。

乏西里的黃銅色的臉上起了一陣紅暈：

『你不怕害羞嗎？伊符勤尼過去的事是已經過去的了。可是，我很可以在這個先生面前承認我少年時是有過這樣嗜好的；我也受够它的苦處了！這天氣多熱！讓我同你們坐一會。我希望我沒有打攪你們吧？』

『一點兒都沒有，』阿卡提回答。

乏西里喘一口氣坐在乾草裏。他說：『你們現在的坐褥使我想起我的軍隊裏的露營生活和



戰地病院來了；它們也在草堆下，那已經得謝天謝地了。」他嘆了一口氣。「唉，我一生也有過不少不少的經驗。譬如說吧，要是你們願意聽，我可以講一件巴塞腊皮亞大瘟疫時的故事。」

「就是爲了那件事你得了你的「佛腊狄米」勳章的嗎？」巴扎洛夫插口說。「聽過了，聽過了……不錯，你那勳章幹麼不掛在身上？」

「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是沒有偏見的嗎？」乏西里侷促的回答。（實在他昨天纔把掛勳章的紅帶子從衣服上拆下來。）他接着便談他那件故事了。

「瞧，他睡着了！」他一會兒便指着伊符勤尼輕輕的在阿卡提耳傍說，很好脾氣的擠了擠眼。「伊符勤尼，起來吧！」他接着高聲的說。「吃飯去吧。」

阿萊克賽神父身個兒生得高大肥碩，頭髮很多，梳得很光，絲織的長袈裟上繫了一條繡花的腰帶，他是一個很知趣，很識時務的人。他連忙先伸出手來同阿卡提和巴扎洛夫握手，好像預先知道他們是不需要他的祝福似的。他的言動也大都並不拘束，他一方並不放低他地位的尊嚴，同時又並不得罪任何人；他不怕笑話學校裏教的拉丁文，卻竭力的迴護他的主教；他喝了兩杯酒，推



卻了第三杯，他受了阿卡提給他的一支雪茄，卻並不卽抽，說他要帶回家去。他只有一件可厭的習慣，那是時常慢慢的用心的伸手去捉臉上的蒼蠅，有時把它們壓扁了。他坐下牌桌去時並不表示出來過分的高興，結果卻從巴扎洛夫贏了兩個半盧布的紙幣（在阿里娜的家裏，銀子的價格是不大清楚的。）阿里娜自己不打牌，照舊的坐在她兒子的身傍，一隻手支着她的頤；只有到了要叫人上一道新的飲食菓點時纔站起身來。她不敢去同巴扎洛夫親近，他也不鼓勵她，不叫她親近他，而且西里對她說過，不要過於「麻煩」他。他對她說：「少年人是不喜歡這些東西的。」（這裏也不用說這天的飯是怎樣的豐盛；天沒有亮的時候鐵木非區便親自騎了馬去買上好牛肉；總管到另一方向去買比目魚，鱸魚，對蝦之類；單是蕈菇一項就給了鄉下女人四十二個銅子呢。）阿里娜的眼，釘在巴扎洛夫身上，表示的還不止是盡心和慈愛；悲哀和害怕和好奇心也可以看出來；也可以看出來一種低頭下氣的責備。

巴扎洛夫卻並沒注意到他母親眼中的表情；他很少同她說話，說時也只不過問一兩句極簡短的話。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來換一換他的「手氣」，她就輕輕的把她柔軟的小手放在他粗大



的手掌中去。

停了一會，她問他道：『有效果沒有呢？』

巴扎洛夫輕輕的笑一聲道：『手氣更壞了。』

『他打的牌過於冒險了，』阿來克賽神父搖着他那美麗的鬍子，好像表示憐憫的說。

『這是拿破崙的方法，好神父，拿破崙的方法。』乏西里說着，打出一張「愛司」牌來。

『可是結果還是把他送到聖希倫那島去了，』阿來克賽神父說，打出一張「屈倫潑」來，把

「愛司」吃了。

『你要不要杯菓汁水，伊尼烏夏？』阿里娜問。

巴扎洛夫的回答，只是聳了一聳肩。

第二天他對阿卡提道：『不成！我明天一定得走了。我厭煩極了；我要工作，可是在這裏不能工

作。我還是回到你那裏去，我的儀器都在那裏。在你家裏一個人至少能關起房門來。在這裏我的父

親雖然不斷的說：『我的書房是全憑你用——沒有人來打攪你。』可是同時他自己就一步也不



離開。關他出去吧，我又不大好意思。我母親也是這樣。我聽她在隔壁呻吟着，可是我去看她時，又沒有話對她說。』

『她聽見你要動身一定很難過的，』阿卡提說，『他也一定很難過。』

『我還回來呢。』

『什麼時候回來？』

『回到彼得堡去的時候。』

『我特別可憐你的母親。』

『爲什麼？她把菓子塞飽你的肚子了吧？』

阿卡提低下他的頭去，說：『你不懂得你的母親，伊符勤尼。她不但是一個極好的女人，她實在還很聰明。今天早晨她同我談了半點鐘話，很實在，很有趣的話。』

『想來她說來說去都是說我吧？』

『我們談的不止是你。』



『也許的，旁觀者看得清些。一個女人說得上半點鐘的話，是一種好現象。可是走我還是要走的。』

『這話可很不容易對他們開口。他們預備我們在這裏住兩星期呢。』

『是的，這倒不容易。尤其是，剛纔一個魔鬼引誘我去把父親弄得很不好過。前幾天他把一個納租的鄉下人鞭打了一頓，他的辦法是對的。不用這樣生氣的望着我，他的辦法是對的，因為那個鄉下人是一個慣賊，一個酒鬼。只是我父親並不料到我知道這件事。他聽見我知道這事，難過得不得，現在我又得火上去加油的使他加倍難受了……不要緊。他不久也許就好了。』

巴扎洛夫嘴裏雖然說不要緊——可是這一天過完了他還沒有通知他父親。直到晚上快睡覺的時候，他道過了晚安，纔裝着打了一個哈欠的說：

『不錯……我差不多忘記告訴你了……請你明天派人把嚙們的馬帶到費渥脫那裏去等着換班。』

乏西里呆了。



「柯薩諾夫先生要走了嗎？」他問。

「是的，我也同他一塊走。」

乏西里脚都立不穩了。

「你也走了？」

「是的……我去有事，請你叫人把馬帶去。」

「很好……」老人的話都說不上來了；「換班……很好……只是……只是……怎麼一會

事呢？」

「我得到他那裏去住幾天。不久我還是要回來的。」

「唉！只住幾天……好吧。」乏西里拿出他的手巾來，醒一醒鼻子時，身子差不多灣得碰到地

了。「好吧……可以辦到……只是我以為你會……住長些三天……離別了三年……這是不……

……這是不多，伊符勤尼！」

「我不是說過我不久就回來的嗎？我是不能不去的。」



『不能不……唉！盡責任是人生最要緊的事……要我把馬送去？好吧好吧。阿里娜和我，當然，全沒有料到這個。她剛纔還到鄰居人家去討了些花來裝點你的屋子呢。』

乏西里可沒有說他自己每天清早天一亮便起身，赤脚拖着鞋去找鐵木非區，用他抖抖擻擻的手指取出一張張的破破爛爛的盧布票，叫他去買種種的東西，尤其是各種食物和一種紅酒，那是他看出來這兩個少年所極喜歡的。

『世間最可貴的是自由；這是我的原則……我斷不來攔阻你……斷不……』  
他忽然打止了，不聲不响的向門口走去。

『我們不久就會再見的，父親，真的。』

可是乏西里沒回過頭來，只搖動一下他的手，便出去了。走進睡房，他的妻已經睡了，他便跪下來晚禱，因為恐怕驚醒了她，只是聲音很輕的，可是她還是醒了。『是你嗎，乏西里伊範諾維區？』她問。

『是的，媽。』



『你是從伊尼烏夏那裏來吧？你知道，我生怕他睡在沙發椅上不舒服。我吩咐安斐蘇希加給他鋪上你的旅行墊褥和新枕頭。我本想把我們的鴨絨褥子給他，只是我好像記得他不喜歡睡太軟的牀。』

『不要緊，媽，你不用擔心。他很舒服呢。主啊，保佑我們這些罪人！』他接着這樣祈禱了。乏西里心中煞是可憐他的老妻；他不願意把這個悲哀的消息早一晚告訴她，使她多受一晚的痛苦。

第二天巴扎洛夫和阿卡提便走了。從清早起全家便充滿了愁雲慘霧；安斐蘇希加打碎了些碗碟；就是那小廝，費特加都不知所措，結果只好把腳上的鞋子脫掉了。乏西里更是忙得厲害；顯而易見的他是竭力的掩飾去自己的憂愁，有意大聲的說話，用勁的走路，可是他的臉色卻非常的憔悴，他的眼也時時避開他兒子。阿里娜吞聲的在啜泣，她的心是壓碎了，要是她的丈夫沒有在清早勸了她兩點多鐘，她簡直不能支持了。巴扎洛夫說了又說他不出一月一定回來，從他們的挽留的擁抱中掙脫了身子，坐上了馬車。馬兒動了，鈴子響了，車輪轉了，一會兒連車影都看不見了，路上的塵沙都平下來了，鐵木非區偻着身子，蹣跚的爬進他窩裏去了；他們的小房子裏只賸下一對老



人，這房子也忽然變得衰老龍鍾了；乏西里直到這時候還是鼓着勇氣的站在台階上揮動他的手巾，現在坐下在一張椅子裏，頭垂到自己的胸前。「他丟下我們了，拋下我們了，」他聲音戰動的說；「拋下我們了。他嫌這裏的生活太沒有趣味。孤獨呵，孤獨！」他翻來覆去的說，每次說了末一句都伸出一個食指來。⑤最後阿里娜走到他身傍，把她的白頭湊近他的白頭，說：「這有什麼辦法呢，乏西夏？一個兒子是切下來的一片肉。他是一隻鷹，高興來的時候便飛來，高興去的時候便飛去。你我兩人是像空樹裏的兩隻葷；我們並排的在一塊，再也不動一動。只有我永遠不變的對你，你也永遠不變的對我。」

乏西里從臉上取下他的手來，抱住他的妻，他的朋友，緊緊的，緊緊的，比他少年時候還緊些。她安慰了他的憂愁。

①星星拿都 (Cincinnati, Ducius Quintius, 5197-439 B. C.) 羅馬的志士，功成解甲歸田，躬耕山野，國家如有危急便挺身而出。

②盧騷，便是法國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 J. J. Rousseau 他是高唱歸返自然的。



③ 法文：應當說 en amateur 『不以爲職業。』

④ 拉丁文：新出來的人。

⑤ 在俄國，吻人的肩是農奴對待主人常行的禮。

⑥ 拉丁文：『朋友。』

⑦ 蘇服洛夫 (Suvorov, Alexander Vasilievitch, 1729-1800) 俄國有名的大將，在意大利打敗過拿破崙。

⑧ 普希金 (Pushkin) 俄國大詩人，前面已經提到過。

⑨ 喀司托和濮洛克司 (Castor and Pollux) 希臘的主神 Jupiter 的兩個兒子。他們是非常友愛的。

⑩ 大渥司古拉 (Dioscuri) 便是喀司托和濮洛克司的總名。

⑪ 平常教士見了人，並不握手，只給他們祝福，他們便吻他的手作答。

⑫ 這時期銀子與紙票的價值高低不同。銀子比紙票貴得多。

⑬ 俄國有一句俗語：『孤獨得像一個手指。』



## 二十一

除了交換幾句並無意義的話，我們的朋友一路沒有交談，這樣的到了費渥脫的驛站。巴扎洛夫並不怎樣滿意他自己。阿卡提也不滿意於他。並且他心中也覺到一種無名的悲哀，那是只有年輕人纔知道的。車夫換好了馬，爬上他的坐位，問道：『向左去，還是向右去？』

阿卡提打一個寒戰。向右的路是進城去的，從那裏便可以到家；向左的路是到渥淀竹夫夫人家去的。

他望着巴扎洛夫。

『伊符勤尼，』他問道：『向左去吧？』

巴扎洛夫回過臉去，咬緊了牙道：『這多無聊？』

『我知道是無聊，』阿卡提回答。『可是有什麼要緊呢？這又不是第一次。』

巴扎洛夫把帽子拉下來蓋了眉，末了說：『隨你的便吧。』



『向左去！』阿卡提大聲的叫。

車子便向尼各爾司郭莊轉動了。可是他們兩人決定了這件無聊的事，反而比剛纔更沒話說，而且他們好像有些生氣的樣子。

一看渥淀竹夫夫人家的管家出門來迎接他們的態度，這兩個朋友立刻便覺到他們的突然順從了自己的衝動是錯了。顯而易見的這裏沒有料到他們來。他們在客廳裏等了好半天，臉上顯得怪不好意思的。久而久之，渥淀竹夫夫人進來了。她像平素那樣和藹的歡迎他們，只表示有些奇怪怎樣他們回來得這般快；但是從他的慢吞吞的語言行動看來，她是不怎樣頂高興。他們連忙的說明他們只是路過，四點鐘後他們便得進城去了。她只不過微微的客氣了一句，便請阿卡提在他父親面前代為致意，接着派人把她的姨媽請出來了。公爵夫人滿面睡容的走出來，使她滿是皺摺的黃臉更顯得惡毒了。凱的亞不大舒服，沒有出來。阿卡提忽然覺到他的想見凱的亞，至少與想見安娜的心同樣的熱烈。四點鐘在瑣碎的談話中消磨掉了；安娜不論聽人說話，自己說話，臉上都沒有絲毫的笑容。直到他們分別的時候，她纔似乎恢復了早先的親熱來，



「我今天的脾氣不大好，」她說；「千萬不要介意。過天再來玩。這話是對你們兩位說的。」

巴扎洛夫和阿卡提默不作聲的鞠了個躬，坐上車去，一路並不逗留的向瑪里諾莊出發，第二天晚上便平安無事的到了。在路上他們誰也沒有提到渥淀竹夫夫人的名字；巴扎洛夫差不多始終連口都沒開，只是目不轉睛的眼釘在遠處。

瑪里諾莊上的人見他們回來，誰都覺得喜歡。尼古拉因他兒子出了門長久未回，心中開始有些着急；所以費尼奇佳笑咪咪的跑進房來說：「少先生們」來了，他高興得叫喊起來，搖動着腿子在沙發椅上直跳。就是保羅都覺到一種喜悅的興奮，同這些回家的遊子握手時露出寬縱的笑容。他們談的談，問的問，阿卡提的說話特別多，尤其是在晚餐的時候；這餐飯直吃到半夜。尼古拉叫人拿出幾瓶新從莫斯科送來的黑皮酒來。自己也一杯一杯的喝，直喝得兩頰通紅。不止的發出一陣陣又像小孩的，又像神經質的笑聲。這普遍的歡欣連下人都傳染到了。鄧尼夏好像發了瘋似的，不止的跑上跑下，把房門曳得碰澎的響；彼得在清晨二點鐘左右，還拿起月琴來，想彈一曲哥薩克舞蹈曲。在靜寂的空氣中，弦子發出一種婉轉淒涼的聲調；可是除了開始的幾拍，這個文明僕人便彈



不下去了；自然沒有賦與他音樂的才能，正好像沒有賦予他任何才能一樣。

這些時瑪里諾莊上的生活卻並不舒服，可憐的尼古拉是處於極困難的地位。他的農務上的

困難——無法補救的，無可奈何的困難——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了。雇來的長工給他許多不能

忍受的麻煩。有些人要求清賬或加工錢，有些人領了預支的工資便跑了；馬病了；馬具壞了，好像有

人用火燒毀似的；工作做得極潦草。從莫斯科買來的打麥機器，第一架太重了，不適用，第二架用了

一次便壞了；牛棚燒去了一半，因為農奴中的一個瞎眼老婆子，在大風天拿了一個火把去薰他自

己的牛……雖然據這老婆子說起來，只因為她主人想要做牛乳餅和其餘的新鮮花樣的東西，纔

得到這種災禍的。總管也忽然懶起來了，並且長得很胖，因為一切俄國人有了尸位素餐的位置都

是長得很胖的。要是他遠遠望見尼古拉，他便擲一塊木片在一個在近旁走過的小豬身上，或是吐

斥一個赤着半身的小孩，以表示他的熱心任事，可是在其餘的時候卻只是睡覺。那些租地耕種的

農人，既不按時納租，還要偷盜樹林裏的木材；差不多每天晚上巡邏者總要捉到一兩匹放在主人

草田裏的馬，有時還遇到頑強的反抗。尼古拉規定了一種賠償損失的罰金，可是事情的結果，大都



還是無事的牽回原家，白吃了主人幾天的草料。末了，農人自己打起架來了；兄弟要求分家，妯娌不肯同住；一會兒村子裏爭鬧起來，突然間，好像聽到了一個號令似的，全村子的人都跑到賬房門前，有的頭破血淋，有的醺醺爛醉，圍着了主人，要求公平判斷；喧呼的喧呼，叫喊的叫喊，婦女的哭泣，男子的咒罵都夾雜在一起。此時不得不詢問爭鬧的原因，把自己的聲音都叫啞了，雖然明知道沒有法能得到一個公平判斷的……收穫時人手不夠，鄰近一個小地主，裝出極誠懇的樣子，說定了他可以供給收穫的人，二個盧布一畝的包了下來，臨時卻不識羞的大大的騙了他一下；農家婦女要求聞所未聞的工價，麥子卻在田裏爛了；一方面麥子的收割不能進行，另一方面管理局卻在逼他而且威嚇他，要他把借款的利息立刻全數交納出來……

『我實在無能爲力了！』尼古拉不止一次絕望的說。『我自己不會打人；叫警察來吧，又違反我平素的主義，可是對待這些人，沒有刑罰去嚇他們，是什麼事也辦不了的！』

『Du calme, du calme』●保羅這樣的勸他兄弟；可是他自己也時時皺着眉頭，拉他的鬍子。



這些事巴扎洛夫完全不問不聞，並且，因為是個客人，也用不着他來干涉。他到瑪里諾莊的第二天，便着手去研究他的田鷄，浸液蟲，和化學試驗，成天的忙碌着。阿卡提呢，覺得他負有一種責任，即使不實在幫他父親的忙，至少也得做出隨時可以幫忙的樣子來。他常常很有耐心的聽他訴說一切，有一次還替他父親出了個主意，雖然他並不想她父親照他的主意辦，只不過表示一下他的同情和注意。對於農務的瑣屑他到並不感到厭惡；而且他以前還常常很高興的想着回到田間來工作，但是在這個時期，他的腦袋裏卻充滿了別種思想。阿卡提，自己也覺得奇怪，不止的想念起尼各爾司郭莊來；前些時，要是有人對他說，他與巴扎洛夫同住在一處——而且住的是他父親的家裏——他會得感到厭倦，他一定只有聳一聳肩。可是他現在實在感覺很厭倦，只是想走開。他想着出去走許多路，走到自己疲乏為止，可是依舊無效。一天他與他父親閒談，偶然聽到尼古拉那裏有幾封着實有味的信，是渥淀竹夫夫人的母親早年寫給他的母親的，他從此纏擾他父親，不給他一刻的安寧，直到他父親搜索了一二十個箱籠抽屜，把那幾封信找出來給他纔止。阿卡提得到了這些焦黃破碎的紙張，正好像他睥見了他自己現在應赴的目標地似的，覺得心中寧靜下來了。他不



止的自言自語道。『她自動的對我們說：「這話是對你們兩位說的。」去吧，去吧，管它呢！』可是他想起了末一次見面時的冷淡的待遇，自己的忸怩的態度，又害怕了。到底少年人的冒險的精神，碰一碰自己幸運，試一試沒有人保標時自己個人的價值的私願，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他回到瑪里諾還沒滿十天，借了研究星期日學校的組織的名義，又跑向城裏去了，從那裏轉向尼各爾司郭莊。他不息的催促他的車夫快走，好像一個少年軍官打仗去的模樣；他覺得又害怕又高興，又着急得氣都咽不過來。『最要緊的是——千萬不要胡思亂想，』他自己一次一次的對自己說。他的車夫恰巧是一個有性氣的人，他經過一個酒店便停下來問：『喝一杯不喝？』可是他喝過之後卻一點也不體恤他的馬的。末了那座很熟悉的宅子的高屋頂可以看見了……『我做的是什麼事？』阿卡提忽然腦筋一動。『可是現在卻不能退回去了！』三匹馬整步的前進；車夫大聲的叱喝呼哨。一會兒小橋在馬蹄車輪底下發出鱗鱗的響聲！一會兒上了剪齊了的杉樹夾道的路徑……在深綠叢中，閃見了一個女子的粉紅的衣裳，在一把旱傘的淺色邊下窺探着一個少年的臉……他認出了凱的亞，同時凱的亞也認出了他來。他叫車夫拉止了馬，跳下車來，走到她的跟前。『是你啊！』她



說，一陣紅暈佈滿了她的臉；「咱們去找我姊姊去，她是在園子裏呢。她一定很高興見你的。」

凱的亞領阿卡提到花園裏。他覺得，他的遇到她是一個煞是幸福的預兆；他很高興見到她，好像她就是他自己的妹妹。這真是妙極了；不用管家，不用通報。在小徑的轉角處瞧見了安娜。她是背向着他站在那裏。聽見了腳步聲，她慢慢的回過身來。

阿卡提又重新覺得慌張起來，可是她開口的第一句話便使他心安了：「逃亡的人，你好啊！」她平靜婉轉的說，一面走近來迎他，面上一半帶笑，一半因為太陽照着眼，微微的皺了眉頭。「你在那裏找到他的，凱的亞？」

「我帶了一件東西來了，安娜蘇其芙娜，」他開始說，「那是你萬想不到的……」

「你把你自已帶來；這就比別的什麼東西都好了。」

●法文：「鎮靜些，鎮靜些。」

●星期日學校 (Sunday School) 俄國的星期日學校，並不像英美的星期日學校那樣的專教宗教，而且是一種工人的補習學校。



國家圖書館



004636967

328-2

法務部調查局



034177

